



女界國

于伶

上海民智書局發行

新 型 喜 劇

女 兒 國

于 伶 著

國 民 書 店

民國二十九年五月出版

每冊實價一元五角

著 者 于 伶

出 版 者 國 民 書 店

發 行 者 國 民 書 店

版權 所有 不准 翻印

上海九江路三〇號內四〇五號

獻給艱難困苦中的
上海劇藝社和她最
忠實熱情的合作者

于伶

本劇排演及攝製電影
權概屬於上海劇藝社

我做了一個夢

夢。

我做了一個夢。

一個不大不小，不甜不苦，可啼可笑，啼笑皆非的夢。

做這夢的時間地點是：在一九三九年年尾，入冬以來街頭曝露餓孀兩萬餘具的上海租界內。在一九四零年年頭，一天一夜凍死餓斃兩百多人的孤島地獄中。

血淋淋的現實呵！

在這血腥的現實中，我做夢，現實的夢，惡夢。

夢是苦悶的徵象。

夢是現實的逃避。

夢是弱者的表現。

堅實的強者沒有夢，因為他對現實不滿意的時候，他就會征服現實。

所以「至人無夢」。

鄰鄰的石塊相撞擊時，發出的是火花，不是夢。因為石塊是堅硬的，堅硬到各不相讓。浩瀚的水流遇着阻礙時，牠衝激激起的是浪花，不是夢。因為浩瀚的水流決不倒退。

不幸，我是弱者，所以我有夢。

我想逃避現實。

我做夢。

更不幸的是現實不讓我逃避。

我逃避到夢中，現實跟踪到我夢幻的境地。

於是我火了！我使了一下回馬槍。

回馬槍，是想戳穿現實。但是，可憐我的這支槍太短太鈍了，使用的技術更是又拙又笨，既亂且軟，不會戳穿壓迫我的現實的核心，倒打碎了我苦心幻想成的夢。

幻夢破碎了，留下的只是些夢痕。

這夢痕，就是「女兒國。」

有人說：「女兒國」是象徵劇。也許有象，也許無徵。
有人說：「女兒國」是諷喻劇。也許有喻，也許無風。
有人說：「女兒國」是幻想劇。也許是幻，也許是真。
那末是什麼？什麼也不是？
是一個不大不小，不甜不苦，可啼可笑，啼笑皆非的夢。

于
伶

由「女兒國」談起

——雪中廢話——

上海劇藝社是以她多樣的姿態，多彩的風貌出現在兩年來的孤島劇壇上，給予觀衆以種種不同的戲劇藝術之「試看」的。正如她——上海劇藝社是集合了兩年來上海各方面的戲劇藝術從事者共同工作着一樣。以她的編劇導演委員會來說吧，其中就有着各種樣不同的作風，手法，趣味與好尚的劇作者與導演。但是由這些手法，作風，趣味與好尚不盡同的戲劇藝術者之集合，並不就妨害上海劇藝社的一致與完整。因爲最足寶貴的有一點，——在一般戲劇藝術家中間尤爲難能的一點，使得上海劇藝社有短短的兩年過去，與輝皇的前途的一個基點，是觀念之一致。也就是對於在抗戰中建立中國戲劇藝術及事業之堅強信心與獻身精神之一致。——寶貴的人和呵，團結，精誠團結！

擱下關於抽象的不談，就表現的精神與劇目來觀察吧。上海劇藝社在一九三九的年底，離開了合作四個月期滿了的「璇宮劇院」搬到「辣斐花園劇場」來開始她的第二

屆長期公演。這在天時與地理——嚴冬的雨雪，偏僻的地區，與交通的不便——兩方面是比較不利的。可是上海劇藝社憑着她團結的人和，共同的信心，開始了她更艱苦的第二步。

第二期的劇目：法國的愛國名歷史劇「祖國」之後，是中國古裝反奸戲「陳圓圓」跟着德國狂飆先鋒席勒的名著反封建爭自由的「戀愛與陰謀」之後，拙作「女兒國」也被排進了 Repertoire 來作試驗。接着是羅曼羅蘭的傑構「愛與死的搏鬥」之重演。

歲首年尾，難免有感。但感想太多，反有百無說處之概。

「九年學劇無成，藝苑忠貞一啞鶯。再度生涯×地下，松風柏韻作微鳴。」

我是啞了口的夜鶯。夫復何言？聽聽松風柏韻而已。

真的，除了對上海劇藝社諸友好所給予我的厚愛，表示感謝。對諸位熱情的演員，尤其是小姐們，冒着大雪嚴寒，在冷到冰點下面十度的上午九時，到社排練我這不成熟的劇本，表示惶悚。對吳仞之先生抱着病，支持導演這精神，表示不安之外，還有什麼話說呢！

是離開了北方這幾年來少見的大雪天的清晨，在雪的街頭，遇着一位消瘦的長個子的賞雪者。微笑掛在他那並不因為冷凍而肌肉就稍為遲鈍的慈和的嘴唇角邊。那是同在上海而久已未謀一面的友人。說是特地來找我談談「女兒國」的。因為出門的時間太早

了，所以在這難得有的大雪街頭溜溜。孤寂中的偶遇，彼此那種興奮的樣子，大有挖出兩顆熱心來給風雪冰一冰才能相安的神氣。可是當我們走路的時候却又出乎彼此的意外，是那樣的默然。

一同進了一處點心店，他說請我吃些東西，算是慰勞的意思。同時，我們開始了談話：

友：「夜上海」之後，「女兒國」之前，寫得有別的劇本沒有？

我：沒有。（深怕自己低沉的聲音不能達意，特地搖了一下頭。）

友：聽說各劇團多鬧着劇本荒，怎麼不多寫點呢？

我：身體不好，心情更不好！（是不經意的說話）

友：心情更不好？

我：是的。

友：爲什麼？（問得那麼快，那麼嚴肅，又那麼關切。）

我：（有點窘了，於是連忙笑着解釋。）其實也沒什麼。

友：（不信地）沒什麼，那麼爲什麼？（笑着拿出兩支烟，分吸後，他又是那麼嚴肅地。）記得

你，你雖然不及我這樣……，可是你不會做沒有理由的事情的。

我：是的，說理由也未始沒有。第一是自己創作上的苦悶，第二是讀了許多內地友人們的好劇本，自己覺得那個。第三是此地一些友情上的關係弄得頗為不愉快。所以沉默了半年，不，韜晦了半年。

友：韜晦？你還是那麼脆弱！

我：從來就脆弱呀。不過，韜晦之餘，會堅強起來的。

友：有什麼好韜晦的！

我：是呀，是你要追問味。

友：寫「女兒國」的動機怎麼樣？

我：那是「花濺淚」演過之後，一位常見面的友人托一位不常見着的朋友轉告我：何必多寫女人？老在婦女題材上浪費？我想「女人」爲什麼就不可以多取材多寫，寫來不是浪費而是也有意義呢？而且不是祇有很少的戲幾乎是例外地沒有女性麼？問題該不在女人男人上。因此我想把比之「女子公寓」和「花濺淚」更多的女性來寫在一齣戲里，爽性叫她「女兒國」。好在上海劇藝社多的是優秀的女演員。其實這種說法，或者說這種態度，根本是不對的。那知一說半年，劇藝社負責編導

的友人把她預告了，而且一再催促了。自己却老打不起興致來想，別說寫了。實在是
要寫也無從，祇空有一個題名，連一點兒故事的影子也沒有。雖然有人在「鏡花緣」
「西游記」地猜測。一直到動筆之前的五天，才偶然又偶然地做了一個夢。

友：真的，你自己也做了一個夢？

我：哈哈！請你看戲吧。

友：我已經讀了油印劇本。正如報紙消息所傳，劇壇紛紛議論的那樣，我想問你：「女兒
國」是象徵劇，是諷刺劇，是幻想劇，是童話劇，是歌舞喜劇，到底是那一種呢？

我：也是，也不是。多是，也多不是。不是我自謙，而是實在的自知。拿莊崇深哲的象徵劇來
比「女兒國」，她不配。拿辛辣冷雋的諷刺劇來看「女兒國」，她不夠。說「女兒國」
是神祕的幻想劇吧，她氣氛不足。說「女兒國」是神仙故事的童話劇呢，她又太成
人了些。致于歌舞喜劇，那也未能盡然，因為第一五幕是正常的現實寫法，所以，多是，
也多不是。

友：是你改變了一貫的作風？

我：別取笑，老朋友！像我這樣僅僅是一個練習寫劇本的學徒，那里談得到有什麼作風

可改變呢？祇是「九年學劇無成，藝苑忠貞一啞鶯」而已！

友：什麼？你又來舊詩？

我：是的，近來又有些喜歡她，這也許就是所謂的心情了！

友：唔，是你的氣質。可是，說老實話，「女兒國」中間有些前人的舊句，我可不喜歡。倒是另外一些有韻的對話，我愛。

我：一半也是寫的時間匆忙，不暇斟酌，順手檢在筐里就是菜地採用了些舊句。自然，要是特意推敲，協韻調聲地寫幾句，那你一定更要反對了。而且我自己也並不太多興趣的。

友：那末，「女兒國」爲什麼採取現在這樣的寫法，用這樣的體裁，或者說戲劇形式？

我：這有兩個原因。第一從私人方面，自己練習編劇方法方面講，我想少重複自己，多試用手法。朋友，我又想說到心情了，我簡直有點怯戰！

友：怯戰？

我：是的，對劇作的畏怯！

友：你方才說「九年學劇……」

我留了九年級！一個九年沒「滿師」的戲劇學徒呀！能不感慨系之！

友：記得你在北平那時候，住在你們大學的廢圖書館，沒人敢住的危樓上……

我：那時候就學着寫劇本不是？巧得很，也是這個時候，雪壓危樓的歲尾年頭。放着寒假，

白天里獨行於天壇，三海或西郊。隨着暮鴉歸來時，南望模糊的海天雲樹，心馳萬里。

「危樓不許通電線，一鉢煤烟半盞燈。慣伏案頭渾不語，熱情且喜已成冰！」是那時的情景。就在那種情景中，我開始了學寫劇本，當時曾一連寫了三個獨幕劇。

友：一九三一年初，一九四〇年初。

我：不是整整的九年了麼？在這九年中間，除了五個改編，一個翻譯之外；一幕的，兩幕的，三幕的，四幕五幕的，短短長長，我一共寫了，所謂創作了三十七個劇本了。感着的，不是浪費，而是胆怯！

友：還好，你不曾臨陣脫逃，落荒而走！

我：不，決不。請放心！我愛詩歌，也喜歡小說，可是除了戲劇，我不曾分心去愛過她們。我不能幹點別的什麼事情，可是除了戲劇，九年來我不曾從事過戲劇以外的什麼。過去如此，今後決定更是這樣。爲了戲劇，爲了自己愛定了的演劇藝術，我願意而且

決定出生入死出死入生地，把生命賭在這受難的，尤其是孤島受難的戲劇運動裏面！我將不計毀譽，不論成敗。但求盡我心，竭我力，對得起自己，對得起合作的志同道合者，對得起戲劇藝術運動者的本份與良心！老朋友，你恐怕不大會了解：在所謂戲劇圈子裏，也是有人說得非常響亮動聽的戲劇運動中間，特殊是艱難的過程內，所謂「對得起」這三個字，要切切實實地做到，那比之發出這三個音，寫下這三個字，會難得不知萬千倍的。世無「完人與超人」，多的是不大有理由的人云已亦云地在擬造得非常狹窄的愛與憎的限度中使手法的半天真半怪物的「智徒」！

友：好了，老兄，我承認你的話，我了解了你所說心情。你說「女兒國」所以這樣寫的那兩個原因吧。

我：第一，是自己編劇方法的練習。「女子公寓」是人物浮彫，「花濺淚」從故事與性格的企圖之失敗，第五幕又歸結到速寫場面。「夜上海」我大胆地試用了非常缺少一般所說的戲劇性的生活與人物的素描。文化水準較高的觀眾算是相當滿意于「夜上海」了，可是從營業演出的賣座紀錄看來，顯然未能為一般的觀眾所接受。你知道，我們上海劇藝社的合作者是決心把劇藝社作為我們戲劇事業的基礎。

之建立來從事的。在戲劇事業的基礎之建立的做法上，演出不能不營業化。從以劇養劇到以劇建劇。自然，我們不致于淺見到把營業與藝術來作機械的二元地剖開。因此，由于自己寫作的主觀出發，也由于劇社的客觀原因，我又冒險地採用現在這方法來試編了「女兒國」。哈哈，老朋友，我變了，從「女兒國」起，我真的將變得像一些對於我過份熱心地作着求全責備以致「失望」的友人所說的那樣了！

友：我倒同意昨天晚報上郝四山先生的評語。他說：「……不抄襲自己的既往，並非是全盤否定他的品質。沒有一個人能夠剷除先天後天的稟受……驟然一看「女兒國」她的形式，進行，情調，人物，組織，一切似乎都在輕盈而欣快地喊：「我變了！我變了！」但是那基本而又基本的人性，那作者的深厚的氣質却處處在字里行間流露，告訴我們：「那還是于伶！一個更深緻也更辛辣的于伶！」……作者換了一個角度去觀察，換了一個方法去推呈，然而他不放鬆現實的提供。「女兒國」是現實的。然而詩的。看看里面有多少歌！這是一首諷刺詩，只有最苦的心靈寫的出來。」

我：這是郝先生的過譽。
友：致于第二個原因呢？

我另一方面，在近年來放映國產影片的孤島銀幕上，不是擠滿了古裝戲歷史劇麼？舞台演出大有跟踪不暇之勢。請明白：我對於此時此地的演歷史戲，攝古裝片，不是不同意或者抱任何不敬的意思。不久，我寫了「蘇皎皎」、「明太祖」等劇本，你會相信的。不過，我想，作為試驗，作為對自己練習不同方法的編劇，作為對觀眾提供新穎形式的演出，該是我們戲劇工作者的權利，也是義務。不敢說創造或開關什麼的，但求磨鍊實驗而已。失敗了的話，是區區之我的學劇中途多得一點創痕，又何足惜？萬一不致全軍覆沒，稍有成就了呢，那倒或者不是狹窄的孤島劇壇之禍吧！

友：關於演出情形的估計怎麼樣？

我：我說了，這是一種冒險。在劇社，在個人全是冒險。不過，在我寫作的過程中，是儘可能地「為營業，為一般的觀眾著想了！」

友：「女兒國」的工作經過怎麼樣？

我：說起來又是一件荒唐事！從一月十一日開始寫第一幕，直到十六日還才只寫了第一幕的三個開頭，別扭得怎麼樣也寫不下去了。可是，你知道的，不能不寫呀！於是從十七那天起，拋下了第一幕不管，另從第二幕下手寫起。第四幕寫定之後，才回過頭

來重寫第一連第五兩幕。一月三十日艸艸地完了全稿。其中還有兩三整天被事情耽擱，不會寫一個字。致于排演的進行也頗反常地是寫完第二幕之後就開始的。

友：對於這個戲導演的意見和演員的感想如何？

我：要不是上海劇藝社有這麼許多卓越的導演和優秀的演員，我也許根本就不會也不敢寫作這樣的劇本。現在担任導演的吳仞之先生，和我正式合作雖是初度。但是從我們認識的兩年來無時不在合作着研究着的。他是我素來欽佩的好導演之一。這次趁着他學校放假，扶着病慨然答應了來弄這個潦艸寫成的戲，夠難得的。不幸，辛勞過度而病倒了。方才我去看了他來，這是他病中寫下的導演意見：

「于伶的『女兒國』，若喻之以詞，則應似吳夢窗詞。非謂其工於琢飾，甚且晦澀。相反的正取材平易，通俗易讀；拆碎下來，更不見其所謂之典雅。然察其素材間之貫穿連綴，則竟與夢窗之運典遣辭，同有『七寶樓台，眩人耳目』之感。」

但做導演者，自不容不耳聰目明，故雖譚陋如予，亦應有其譚陋之識。茲白於此，俾便就正。

(A) 視此劇為純象徵劇，以「女兒國」為脈絡，則二三四幕自成故事中的三個時期。

(B) 視此劇為諷喻象徵兼施之劇，則社會性，人性——普通的與兩性間的，政治性，

——一般的與特殊的，以至私人的個性，各有跡象可尋。

(C) 視此劇為心理發掘之劇，各人夢境中之一切發展，皆現實的反映。

庸俗的我，祇敢把 A 做主幹，把 B 做支幹，把作者許多涉筆成趣，涉筆成刺的片斷做繁花茂葉。至於 C，祇敢把它當照射着的陽光。這樣，我還擔心着熱鬧場面的過分與瑣碎。結果，給人的感覺，也許會是大幅繁茂的花與葉，不見枝幹。所以，沒有音樂歌舞素養的我，亦得來試試利用陣形，速度，節拍，旋律等等來劃清它們間的輪廓。我這外行的導演，還担心着相反的方面，熱鬧場面的不夠，不敢多顧到那陽光的照射呢。說實話，因為這是于伶為職業劇團寫的，不能不管營業上的企圖。於是，我更不怕遺笑大方，儘可能地多用了聲色光影。

這般的安排，或不免遺「買櫝還珠」之誚。那我應當向作者致十二分的謝意。」

……其實，應致十二分的謝意的，該是我。這樣荒唐艷率的作品，經過他細心精到的處理。或強調，或刪削，給予了演出上的完整。全部誇張的手法，中間三幕 Musical Co. midy 的安排，是他的魄力勝我處。這次演出中能有所成就的話，那全是他辛勞與智機的成果了。

友：是的，他的「人之初」導演的收獲可貴極了。

我：講到演員，請你看看O.P.T.，那是使我有愧的近乎奢侈的動員了。可紀念的是多半在「女子公寓」、「花濺淚」和「夜上海」中合作過的。她們理解我，有時勝于我自己呢！不過，她們演慣了較寫實的或主角中心的戲，個別發展的習慣已頗根深蒂固了，這樣方法較異，需要較矜的演技，規律化一致性的演出形式。而排練過程又不克充份。我怕她們會太不習慣，所以寫了這樣的一封信給「女兒國」的女演員：

「十二位親愛的小姐：

首先，讓我對你們表示敬意與歉意！

聽說昨天早晨這樣的大雪天，你們冒着上海罕有的竟至冰點下十度的嚴寒，冒着漫天風雪，上午九點鐘之前，就到齊劇社排練「女兒國」了。其中像英子，岱雲和婉兒三位，每晚間上演「戀愛與陰謀」，要到十一點半鐘才能回家去睡眠休息的。這種工作精神，這樣為「女兒國」趕排的努力，以這個劇本寫作者的我，應該對你們表示的不僅是無限的敬意，而是萬分的抱愧了！

有幾位小姐垂訊關於自己扮演的劇中人物的性格，特徵和服飾這類的問題。有幾位小姐訴苦說第二三四幕中在舞台上沒有一刻兒坐坐的機會，儘是在舞台上站立，走動和舞蹈。

我怎麼說呢？現在我先抄一兩節別人的話來看看。這是蘇聯導演華富唐可夫在莫斯科藝術劇院導演安特列夫的「人之一生」那時候的日記中間的話：「角色的一切姿態是由導演創造出來的，不是由安特列夫創造出來的。安特列夫只寫了個規模，演員卻從自己所感悟到的來扮演，表演出姿態來，付與形象以一定的音色和動作，探求着自己該怎樣走路，如何說話與坐立。」

他，華富唐可夫，接着又說：「演員不僅應當能夠演作劇本中所表出了的角色的生活斷片，還應當能夠表演出自己在一切狀態下的形象。這個斷片雖然只是一部分，但是演的却不應當是一部分，而應當是全體。」

關於前者，我們的導演吳似之先生是游刃有餘地會做到，而且做到非常充份的，我相信。關於後者，我敢深深地期望着你們——十二位聰穎的有舞台經驗演技修養的優秀演員了！尤其是後面的幾句：「每一個斷片雖然只是一部份，但是演的却不應當是一部份，而應當是全體」——整體。如你們已經理解的：「女兒國」不是性格戲，不是主角中心戲。是趙景深先生所說的「鳥瞰地描寫的羣戲。」這兒只有幾種人物的類型 Type，未塑劃特殊的個性 Character。所以第一三四幕的夢境，特別難演。說難，難在演來要輕盈欣快晶瑩純熟，難在全

體演員的合作。我們要求的是節奏、運動、韻律、情調、氣氛的創造，協調與一致。對襯、對位的變換與配合。誰不清純，誰不熟練，誰不合作，誰要是只求個別發揮，誰祇顧自我滿足，以致違反與破壞了一致的話，那受損失的不僅是戲，不僅是合作的對方，而最受損失的將是自己。希望注意在排演中間。」

友：對於她們個別的演技，你以為……唔，聽說你非常熟悉她們。真的？

我：一個編劇者，可以完全不顧及不想到演員而儘量寫他所創造的人物。可以能熟悉演員，也不是無謂的事。我以為編劇如作曲。作曲者對於他的樂器與演奏者是一定熟悉的。每位演員本身是一件良好的樂器。同時是該樂器的良好演奏者。對於「女兒國」的演員的演技，本質與外形，我可以作較抽象較綜合的概觀：小鳳，嬌麗像春鶯的詩。柏攏，幽沉如原野的月。藍蘭，富貴馥郁。婉兒，戀態可掬。維娜，沸而且亢。呂吉，輪廓爽朗。盛婕，的歌喉與楊帆的舞姿是相得而彰。此外，英子，姣甜；岱雲，誠篤；梅邨，冷雋；冷靜淑。男演員方面：仲馬，敏淨瀟灑；也魯，細膩熨貼；徐立，落落大方；嚴俊，器宇軒昂；周起，忠厚本質的小丑，趣而不諛。遺憾的是夏霞，病着不能上場。

友：嘿，虧你百忙中有這樣的閒情逸致！

我：此時此地，這樣的一張 Cast 是頗值得紀念的了。要知道排攏來可不容易。不過，按劇藝社已有的演員說來，平均則有餘，突出嘆不足！自然，我們剛才開始，僅有兩年多的歷史。方在學習在磨練的前期。爭取十年，努力八載，我們會有大的成就的。我們常以此自勵，更以此期望着年青的演員諸君的。

友：回過來談談劇本，這「女兒國」你自覺也是素材過多，以致所謂頭緒紛繁不？

我：這是我的弱點。陝西禾先生所說的：「魔鬼太多！」我每每想到那里就寫到那里。僅把素材搜集提供出來，把情緒抓住，把影像紀錄而已。不是不想嚙住而明，是由于匆促與忙亂，不是不想細琢細磨，而是待我做激我寫的事情太多。因此每把修改的工作寄托在得有餘暇的今後了。我想……

友：「女兒國」之後預備寫什麼？

我：我想寫的東西太多了。我的題材小簿子上還有五個長劇，二十多個獨幕劇等着我誘惑着我呢！

友：好，那末寫，把她們多寫出來呀。

我：願在你的督促與鼓勵之下，心情能好起來。

友：堅強點！

我：是的，堅強點！

回到雪地里，分別了。回過頭來，他那瘦長的影子不見了。看着背後雪上自己的踪跡，憶起了一張「Steps toward」的畫。

于伶

導演後誌感

「女兒國」若喻之以詞，則應似夢窗詞。非謂其工於琢飾，甚且晦澀。相反的，正取材平易，通俗易讀，拆碎下來，更不見其所謂之典雅。然察其素材間之貫穿連綴，則竟與夢窗之運典遣辭，同有「七寶樓台，眩人耳目」之感！所以有人說：「女兒國」裏有的是門道與熱鬧會看的看門道，不會看的看熱鬧。這真是明礪之論。

在突破此時此地的苦悶的企圖之下，除去古裝劇之外，是否還有其他新的創作之道？于伶兄在這上面發揮了特異的才能，已經做了兩次的正面答覆：一次是寫了「夜上海」，一次便是寫了這「女兒國」。爲了「女兒國」在門道之外還有熱鬧，所以它在突破此時此地的苦悶之外，更具開展話劇觀衆至於普遍的效能。所以我覺得，此類新型的劇，直到過了此時，離開此地，依然還有它的價值，我有這種信念。

不過，提到此劇的演出，我就十分擔心。或許，這是因爲劇中幅幅場面的幻像，在我的眼睛裏太美麗了的緣故。我甚至這般地想：假使把「女兒國」攝成卡通片，它的成績不會輸

如「白雪公主」。但是，把「白雪公主」搬上舞台，是否能得卡通片同樣的成績呢？

這裏，斷然的回答是：我們應該用集體的努力來克服一切的困難。否則，便是對於舞台藝術的信心有所動搖！

感謝得到首次導演「女兒國」的光榮。慚愧未能獲得滿意的成績。還是把信心的堅定來做補過的表示罷。

吳仞之

廿九年三月廿五日

女
兒
國

本劇於一九四〇年二月八日至二十一日，上海劇藝社首次演出於上海辣斐花園劇場。演員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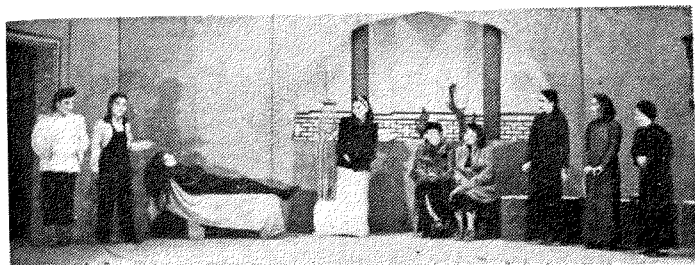
仙姑	梅邨
桃花	英子
好師母	冷靜
苦婆婆	劉岱雲
滴滴嬌	柏樞
闊太太	藍蘭·維娜
富奶奶	慕容婉兒
鮫人	呂吉
貴小姐	小鳳
珍珠	楊帆
美人兒	威捷
好先生	維娜·王琪
大老爺	楊祺
富翁	徐立·夏風
好公子	周廷·朱凡
海將軍	顧也魯·天然
水隊長	翁仲馬
兵士們	嚴俊
	燕華等

導演
裝置

吳仞之
池甯



第一幕舞台面
徐綠攝



第二幕舞台面



徐 錄 攝



幕 四 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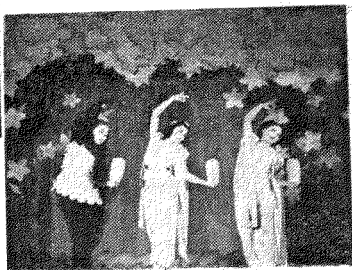


幕 五 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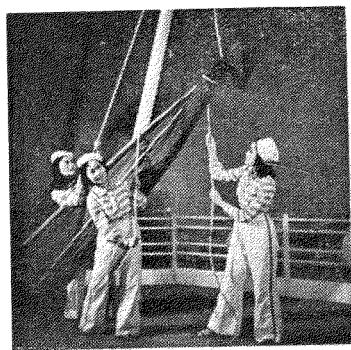


曲插之幕三第

舞珠採之幕二第



舞鉞飢之幕三第



景一之幕四第



採珍珠

G 調

(自“女兒國”第二幕)

于伶詞 歌曲

1. 5	5. 5	1. 5	5. 6	5 -	5.	6	5 -	5 -					
			嗨			嗨							
5	6 6	1	2	3	5	6 -	6 5	3	6 1	3	2	5	1 -
下	海去	採	得	珍	珠	末	下	海去	採	得	珍	珠	末
1 -	1.	(6	5 -	5)	6	5 -	5.	6	5 -	5 -			
		(過門)			嗨			嗨					
5	3 5	6	6	5	3 5	2 -	1	1 7	6	5	3	2	3 -
珍	珠	珍	珠	產	深	海，	出	死	入	生	採	得	末，
5	3 5	6	6	5	3 5	2 -	1	1 7	6	5	3	2	1 -
朝	朝	暮	暮	下	海去，	出	死	入	生	採	得	末。	
1 2	3	5	5	7	6	6 5	5 -	5 -	5 -	5 -	5 -	5 -	6
顆	顆	珍	珠	絞	入	淚。							嗨
5 -	5 -	5 -	5 -	5 -	6	5 -	5 -	5 -	5 -	5 -	5 -	5 -	
					嗨								

我們沒有飯

小E調 4/4

(自“女兒國”第三幕)

于伶詞 歌曲

6 1 3 3 | 3 2 3 5 5 | 6 5 5 3 | 3 2 2 1 | 6 1 3 3 | 3 2 3 5 5 | 2 3 1 2 |
 我們沒有 | 采不到珍珠， | 我們不能 | 我們不能 | 我們沒有 | 采不到珍珠， | 我們飢餓

1 2 6 - | 6 5 6 3 3 | 3 - 2 - | 3 - 7 - | 1 2 6 - | 6 5 6 3 3 | 1 7 6 - ||
 珍 珠， | 沒有食糧， | 下 海， | 下 海， | 珍 珠， | 沒有食糧， | 難 當！

1 3 6 6 | 2 3 1 2 | 5 3 3 2 | 6 6 1 2 | 1 3 6 6 | 2 3 1 2 |
 我們沒有 | 我們飢餓 | 海裡起着 | 海裡佈滿 | 我們沒有 | 我們飢餓

5 2 3 - | 1 7 6 - | 2 - 1 0 | 1 7 6 - | 5 2 3 - | 1 7 6 - |
 食 糧。 | 難 當。 | 風 浪， | 電 網。 | 食 糧。 | 難 當

圓珠歌

F $\frac{2}{4}$

(自“女兒國”第三幕)

于伶詞 歌辛曲

6 | 5 - | 5 - | 6 | 5 - | 5 - | 6 | 5 - | 5 - |

嗨

嗨

5 6 6 | 1 2 | 3 5 | 6 - | 6 5 3 | 6 1 3 | 2 5 | 1 - |
 海灘上，運得珍珠來， 海灘上，運得珍珠來。

1 - | 1. (6 | 5 - | 5.) | 6 | 5 - | 5. | 6 | 5 - | 5 - |

(過門)

嗨

嗨

5 3 5 | 6 6 | 5 3 5 | 2 - | 1 1 7 | 6 5 | 3 2 | 3 - |
 珍珠珍珠產深海， 好好先生採得來。

5 3 5 | 6 6 | 5 3 5 | 2 - | 1 1 7 | 6 5 | 3 2 | 1 - | 1 - |
 一瓶一瓶運過來， 一團一團積起來。

2 3 | 5 5 | 7 6 | 5 - | 5 - | 5 - | 5 - | 5 - | 5. | 6 | 5 - |
 顆顆珍珠鮫人淚。

嗨

5 - | 5 - | 5. | 6 | 5 - | 5 - | 5 - | 5 - |

嗨

船歌

小E調
平靜

(女兒國第四幕)

于伶詞 歌辛曲

6 3 | 6 3 | 1 | 1 6 - | 3 - | 6 - | 3 - | 6 - | 6 - | 6 - |

2	1 2	3	6	3	1 2	-	3 5	3 2	1 2	3	2 1	1 6	1	-	1
水	急	浪	高	風	嘯		海	洞	路	遠	飢	餓	熬		
何	處	是	珍	珠	島		珍	珠	高	里	求	-	飽		
6	1	3	2	1 2	6 5	-	6	1	3	2	1	5	6	1	1
何	處	處	足	珍	珠		珍	珠	窩	里	求	-	飽	鳴	
海	淘	路	遠	飢	餓		風	嘯	水	急	浪		高		
2	-	2	1 2	3	-	3	5 3	6	-	6	-	6	-	6	-
			鳴				鳴								

珠 珍 富 貴 闊 滴 鮫 苦 桃 好 仙
珠 珍 奶 小 太 滴 人 婆 花 師 姑
女： 人 物

美人兒

男：

大老爺

富翁

花公子

好先生

海將軍

水隊長

兵士們

分 幕

第一幕——是耶非耶

第二幕——桃源春夢

第三幕——鮫人淚痕

第四幕——失掉魂靈
第五幕——醉死夢生

佈 景

第一幕——普通客堂
第二幕——桃花源中
第三幕——全第二幕
第四幕——海上游艇
第五幕——全第一幕

注：本劇佈景裝置，可按演出劇社之經濟情形與舞台條件來設計。本書中各幕之前，關於這方面以及燈光的指示說明，係根據上海劇藝社第一次演出時導演吳仞之和裝置池甯兩先生之設計爲多。誌感之外，錄作自己以及別的演出者資參考。

服 裝

第一幕——現代流行式。除苦婆婆、桃花、好師母、好先生和鮫人之外，其餘六人服飾愈富麗愈華貴愈好。

第二幕——未來之怪裝。

第三幕——更未來之裝束。越怪越好。

第四幕——古裝時裝與未來式之混合。古裝分：

大老爺——呂洞賓

闊太太——韓湘子

滴滴嬌——何仙姑

海將軍——張果老

富翁——鉄拐李

富奶奶——漢鍾離

花公子——曹國舅

貴小姐——藍采和

美人兒——何仙姑

好師母——何仙姑

桃花——古女裝

苦婆婆——古女裝

第五幕——全第一幕。

第一幕

是耶非耶

時：

富
翁

大
老
爺

好
先
生

富
奶
奶

貴
小
姐

闊
太
太

滴
滴
嬌

鮫
人

苦
婆
婆

桃
花

好
師
母

仙
姑

人：

冬夜。

地：

上海。

景：

上海習見的普通人家的客堂間。

幕：

桌上高燒一對紅燭，一爐檀香。烟繚繞，香扑鼻。

與香爐臘燭相調和的是一個黃布包袱。

觀眾注目處的榻上睡着一個女人。

一注綠光照射仙姑身上。

顯目的壁間掛一組大日曆。

窗外，月光。雪壓枯枝。

室內光漸明。

好師母，苦婆婆和桃花三個人焦急地等待睡着的人醒來。

靜寂中，我們來看看這幾位劇中人：好師母是一位名符其實的忠厚老實人，艱苦的生活磨抹了她的知識份子的女性典型，形成了普通的家庭婦女，上海人所說的「弄堂裏嫂嫂」；苦婆婆是鄉下來的窮親戚，「八一三」的砲火中不見了丈夫和兒子，變成了怨天尤己的宿命論的訴苦者；桃花是我們熟悉的聰敏伶俐的女婢。睡着的女人呢，三姑六婆里面的一種。仗着兩引說死說活的嘴脣，一雙見人見鬼的眼睛，擇戶串門，看風使舵。有機可乘的話，就來一套看香關亡，祈財禳災的巫法。否則就使用江湖術挑挑牙蟲捉捉驚風來騙頓飯。除了鬼頭鬼腦的神色，和怪腔怪調的聲音之外，跟普通人沒有什麼兩樣。

睡着的人動。

三人興奮。

（輕聲）嚷醒了，醒了！

仙姑醒了！

（虔誠地）仙姑！

（睡着的人不應。）

好 還是沒有醒。

（又歸寂靜。）

（苦婆婆輕腳輕手地走過去添香弄燭。）

（好師母再度焦急的等待。）

桃 太太，仙人究竟什麼時候醒呀？

好 桃花，教過你多少遍了，仙姑，（加重）是仙姑，是女的，你瞧着沒有見？

桃 是仙姑。（表示聰敏的補充）何仙姑的仙姑。

苦 仙姑說：一過日正午時就不吃煙火食。

好 仙姑從中午就一直睡到現在。

（好好先生悠閒地自內室上場。黑色的舊西服，扭扣不全的舊呢大衣。從頭到腳是不修褊幅的學者風度。表面上有點被生活過度壓迫的衰頹跡象。內心却顯着是有所爲的堅定與樂觀。）

先 （看看仙姑，領略她們三個等待的焦急心理。）怎麼還沒有醒？

好 輕點，別驚擾了仙姑！

先 什麼仙人，仙姑？簡直是懶虫！

好 嘖，嘖，當心得罪了仙姑！

先 要不是懶虫，怎麼會光睡着不醒呢？

好 仙姑一定是到神仙世界雲遊去了。

先 唔，神仙世界，神仙世界。（往外走）

好 你那兒去？

先 我也雲遊去了。

好 不要出去。

先 我又沒有什麼不滿足的事情，要求教仙人，就在家裏幹麼？

好 這樣晚了，還出去幹麼？

先 出去找找蔡先生，跟他研究一個電氣變化，電氣發明的問題。

好 哼，電氣發明，整天聽你儘嚷着電氣發明，電氣變化的。可是連小孩子的玩具也沒見你

發明出一樣，變化出一件來。

（有小孩子的哭聲。）

好 醒了！

桃 仙姑醒了！

苦 仙姑……

先 哼，我看你們，只惦着仙姑仙人的，仙昏了！小孩子醒了！

好 桃花，快去，別讓小少爺哭，驚擾了仙姑！

（桃花去。）

好 再說吧，家里缺這樣，短那樣的，你的電氣變化，怎麼不變化點出來！

先 嘿，電氣變化能夠變化出柴米油鹽來麼？笑話，我又不是仙人！

好 柴米油鹽，樣樣東西都這麼貴，瞧吧，看今年的年關可怎麼過！

先 怎麼過？好在今天有仙姑在這兒了！你不是說，想請仙姑點化點化你來着！

好 我看你呀，可給電氣電氣的迷住了，應該請仙姑指引指引才對！

先 哼，你忘了我是研究什麼的了！

（打門聲。）

先 誰？

好 一定是胡根福胡先生。

先 （吃一驚）胡根福？

好 他白天來過兩趟了。說你答應今天交一筆款子給他的。

先 呵，我倒忘了！可是……（顯然是袋里空空）

好 古婆婆，請你去對他說：我們這位好好先生不在家吧。

先 對了，就說我還沒有回來過。我，我上樓去了！

（打門聲急）

（他匆匆上樓去）

苦 聽，門打得這麼急，假使他一定要闖進來呢？

好 可別讓他闖進來。古婆婆，你知道（指）有仙姑在這兒，不能讓生人闖進來的！

苦 我懂了。（去）

好 （添香自語）真得求仙姑點化點化，搭救搭救才好。這日子可怎麼過下去呵！

苦 （回來）好師傅，你猜猜是誰？

好 不是白天里來過兩趟的那個，姓胡的人麼？

苦 是樓上的滴滴嬌小姐。

好 滴滴嬌小姐到夜總會里交際，玩兒去了，平時不到深夜不回來，怎麼今天回來得這

樣早？

苦 她同着幾位闊太太來了，說是要請求仙姑，問問仙姑……

好 她，嬌小姐還要求什麼仙姑？她們生活那樣舒服，日子過得那樣好，還有什麼不滿足的事情，要求仙姑呢？

苦 這就不明白了！

（滴滴嬌像珍珠一樣閃上來了。她是所謂交際花，夜總會里的明星。她的真實年齡和她戀愛的情人一樣的不固定。在夜總會里，是每一位愛追求異性的紳士的交際對象，她也把他們週期地交際着玩弄着。但這不能怪她，因為據說她那位真正的情人，隔離得太遠了。她懂得像她這樣的人，這樣的年齡，是不該甘于寂寞的。）

嬌 好師母。

好 嬌小姐，今晚可更打扮得滴滴嬌的了！

嬌 唔哼，（欣賞了一下自己）好師母，我有幾位朋友，聽說你這兒有仙姑，她們多想來見識見識，求仙姑指引指引。

好 好的，她們人呢？

嬌 在汽車里。不知道好師母願不願意她們進來？
 好 歡迎，你的朋友，還有不歡迎的道理？
 嬌 那我去請她們進來了啊。
 好 請，請。

（滴滴嬌婀娜下。）

（好師母收拾下東西，急入內。）

（苦婆婆幫着她收拾。）

（滴滴嬌領着闊太太和小鬍子大老爺，富奶奶和肥胖的富翁上。）

（這邊是好師母和好先生自內出。）

先 仙姑醒了麼？

好 來了，貴客了！

先 歡迎，歡迎！

嬌 呵，我給你們介紹！這位是我的房東好先生，因為他是個老好人，我們就叫他好好先生，所以也就管她叫好師母了！

(來賓招呼)

嬌 這位是大富翁富先生，富奶奶。

(所謂富翁和富奶奶的形象，我們是不難想像得到的。我們這位富翁，除了他應具備的一切富翁外貌之外，特殊的是他的胖腿上有點毛病。雖是備有手杖，走起路來不免蹣跚。尤其在說話口吃得急的時候，手杖舞動，腳蹣跚更甚。)

(相互招呼)

嬌 好師母，這兩位我可得特別介紹。就是我跟你常常提起的我們俱樂部里的闊太太，闊太太的大老爺！

(大老爺和闊太太的闊綽不用說。自然嘴上有兩撇小鬍子更神氣些。)

好 久仰！久仰！

先 請坐！請坐！

闊 這位是……

好 這位是我們鄉下來的古婆婆。

(相互點頭)

苦 苦命呀！丈夫，兒子，全在八一三那一天，被敵人所給害了！

嬌 呵，古婆婆，你又訴苦了！嘿，因為她常常是對人訴苦，所以我們就管她叫苦婆婆了！

（大家笑。）

闊 嬌小姐，這位就是仙姑麼？

嬌 是的。

（大家打量仙姑。）

好 仙姑睡着了，中午一來，說了幾句話，就睡到現在。

苦 仙姑說，她一過日正午時就不吃烟火食，過午不吃煙火食！

富 是的，仙人是不吃烟火食的！

爺 富翁，所謂仙人，跟我們平常人，沒有什麼不同味！

翁 嚶，一樣，完全跟平常人一模一樣。要不說明這位就是仙姑呀，我可怎麼樣也不會相信！

先 說是仙姑，我也並不相信。

好 （瞪他）你給我少說傻話！

先 好，我不說，不說。不過嘴上不說，心里可也不相信！

(好師母又瞪他一眼)

(大家笑)

爺 這叫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富翁，你說對不對？

翁 對了，關於這類事情，有時候叫你非信不可，有時候叫你不

先 此所謂迷信！

好 我的好先生，請你閉着你的嘴好不好！

先 好好，呢，請坐，請坐！

(大家笑)

(陸續就坐)

桃 (匆匆上) 醒了麼！仙姑醒了麼？

好 噓，輕點！

(桃花一見有這麼多人，在，呆住)

(大家於靜待中注視仙姑)

(好先生不耐煩地看手表)

(有表的不約而同地看表。)

(無表的張看人家的表。)

(好先生打一個大呵欠。)

(好師母瞪他一眼。)

衆 (不約而同的輕聲) 仙姑怎麼還不醒呢?

先 我想,她今天不會醒,也許不打算醒了!

翁 今天不會醒,這怎麼行?我們不是要白白地乾等一夜麼?

爺 這可受不了!

嬌 管它呢,反正正在俱樂部里是玩兒。

闊 這兒也是玩兒。

富 這兒可比俱樂部里更好玩兒。

嬌 對了,這兒有仙姑。

好 仙姑到神仙世界雲游去了。

先 我說仙姑準是假裝着睡着了。

好。你又瞎說了，仙姑幹麼要假裝睡着呢？

先 她好偷偷地偷聽你們大家談話。回頭醒過來的時候，你們問她什麼話，她可以講得對呀！

好 你總沒有好話說。

先 我這是老實話。

（大家相互看。）

桃 太太，我想告訴你一句話！（故意大聲）我想提醒大家一句話！

好 一句什麼話？

桃 （看，數大家。）這樣，仙姑不會肯醒的。

翁 仙姑不肯醒？是不是因為我們人太多了？

（大家相互數人。）

桃 人多倒不要緊，可是，……太太，你不是說這是仙姑，何仙姑一樣的女仙人麼？

爺 呵，我知道了，是不是因為我們男人？

翁 瞎說，仙姑成了仙，是仙人了。仙人難道還怕我們男人怎麼樣麼？

桃 不說你們不相信，說了你們就會相信的。
翁 你快說說看。

桃 有一次，爲了打花會，我跟隔壁王媽、阿金，到一個仙姑廟里去求過仙姑，祈過夢。仙姑廟就不許男人進去，說是陽氣，陽氣太大了！

女 （女的全看着這三位男人） 陽氣……

男 （三個男人對看着） 陽氣太大了！

先 我的太太，還是讓我出去吧！

好 你就巴不得出去！

先 嘿，現在是你巴不得讓我出去了。（走，回頭。）再見，各位，失陪，失陪！（他被解放地出去了）

富 挺有趣的人！

闊 真是一位好好先生！

爺 富翁，我們呢？

翁 我們，看起來，恐怕也不大方便！

闊 你也巴不得出去，約好了誰？

爺 沒有誰。

闍 沒有誰？

爺 瞧，你又懷疑我了。你要是不相信，我在享受俱樂部里等你。不過，可別讓我等得太長久了！我們的滴滴嬌小姐，一會兒請你也一道來！

（滴滴嬌點頭。）

翁 大老爺，我看，我們還是到滿意跳舞廳去等吧。

富 什麼？你還要跳舞？瞧你這德行，你的腿，跳舞跳壞了，還不去養養腿？

翁 是，是我一定回去養養腿。不過，我要問仙姑的話，你可別忘了，一定得代我問問仙姑。

富 放心，忘不了。我一定代你誠心誠意的求求仙姑！

爺 富翁，你還有什麼慾望不滿足，要問仙姑求仙姑的呢？

翁 我的大老爺，誰像你這樣好福氣！真是酒色財氣四個字，你一個人一切全滿足了！

爺 嘿，我是所謂知足常樂。富翁，你是不是因為把市面上的米呀，麵粉呀，全囤足了。想

問問仙姑看，再囤積點什麼別的東西，趁這年關上大大地再發一票呢？

翁 我的大老爺，你自己呢？

爺 噯，你不是說我一切全滿足了麼！

翁 剛才大家還在俱樂部里談起你呢。

爺 談起我什麼？

翁 談，談起你大老爺……

闊 你們準沒有別的好談，不是滬西賭場里的女招待，就是那個舞廳里的舞女。

翁 不是。大家談起大老爺堆棧里的那些發亮的黑煤，快多要變成閃光的黃金了！

爺 噯，你呢，富翁，人家說，你一個人囤積着的那些米糧，足夠全上海的人口吃一年零六個

月了！

翁 不，不，天曉得，那有怎麼許多！

（仙姑在大家不注意中偷聽。）

嬌 呃嘿，你們兩位全一樣！假使我要是仙姑的話，我一定會告訴你們兩位：你將來是天底

下的金子大王，黃金大老爺！富先生呢，將來是全世界的糧食大王，麵包大王！哈哈！瞧你

這樣福氣團團，可不像一隻大麵包！

（二男大笑。）

翁 滴滴嬌小姐，你開我的玩笑了。其實，別取笑，我只是想問一問仙姑，我這腿，呢，腿上的毛病……

富 快去吧，我一定代你問仙姑就是了！

爺 我的太太，你呢？你代我問仙姑點什麼呀？

闊 得了吧，我知道你這點心思。放心，我一定會代你問的。

爺 好，那末我先走了，我一定在享受俱樂部里等你！

翁 我說還是到滿意跳舞廳的好！

富 你別去丟醜，跳起舞來像個鐵拐李！

翁 是，是，太太，我回去養養腿！

（一個跳，一個拐下去。）

（好師母跟着送下去。）

闊 嬌 闊太太，你們大老爺還有什麼不滿足的呢？

哼，他呀，你別瞧他這樣，人老心才不老呢！唉，我特地爲了這件事情來的，一會兒真得求仙姑，想想法子幫幫我才好！

富 (再看表) 仙姑怎麼還不醒呢?我真等得心焦死了!

苦 這就該快醒了吧!

好 桃花,你剛才說的,是真的?

桃 真的,我爲了打花會,到仙姑廟里去求過仙姑,祈過夢的!

闊 就是這一個仙姑麼?

桃 不是。那是一個老太婆老仙姑。有人說她活了一百另三歲了,有人說她還不止一百另

三歲,我看她至少也得有一百二十歲呢!

嬌 這位仙姑可很年輕。

闊 好師母,這位仙姑怎麼來的?

富 是仙姑廟里請來的麼?

好 不是仙姑自個兒來的。今天中午這時候,她像仙人一樣的提着這個黃布包裹,到了我

家門口。

桃 這時候大門恰巧開着。

苦 我正在對好師母訴苦,我說可憐我兒子跟他爸爸,可憐他們兩個,在大砲轟隆一響的

時候……

好 剛說到大砲轟隆一響，仙姑就像飄一樣的一飄就飄進來了。

富 是飄進來的？不是走進來的麼？

桃 我們誰都沒留心她走進來。

闊 對了，仙人走起路來是這麼飄呀飄的。

嬌 所以叫飄飄然，飄飄欲仙吶。

闊 一飄進來以後怎麼樣？

好 一飄進來，仙姑就說：有緣，有緣，有仙緣，有仙根，可惜少一點兒仙氣！

闊 有仙緣？

富 有仙根？

嬌 可惜少一點兒仙氣？

苦 我們都是凡人，怎麼會知道她是仙姑的呢？

闊 怎麼知道的？

富 是仙姑自己說是仙姑的麼？

好 我一看她樣子不對，不像我們這樣的平常人普通人。

桃 我就連忙問她，你是誰？你找誰呀？

苦 仙姑連忙就說：有緣，有緣，你們多有仙緣，你們多有仙根，可惜少一點兒仙氣。

桃 這麼一說，我就知道她是仙姑了。因為我打花會，求過仙人，祈過夢！

好 仙姑說完話就往這上面一躺，我看她很累的樣子，以為她餓了。問她要不要吃點什麼？

苦 仙姑只搖搖頭，輕輕地說：過午不吃煙火食。

好 就問她仙姑爲何事降臨？仙姑又輕輕地說：普度衆生，廣結善緣，廣結善緣，普度衆生。

桃 一連說了三遍，就睡着了。

好 一直就睡到現在。

富 普度衆生，廣結善緣。

闊 呵，我知道了。仙姑就像觀音菩薩一樣的，慈航普渡，普度衆生，廣結善緣。這樣說起來，我

們真是有仙緣。

富 還有仙根呢。

嬌 可惜少了點兒仙氣！

關 今天遇見仙姑來度我們了！我們得謝謝滴滴嬌小姐，介紹我們來見見仙姑！

富 這也是我們命里註定的，跟仙姑有緣！

苦 是呀，要不，仙姑怎麼會一飄就飄到我們這兒來呢？

關 今天下午，我剛從床上起來，正在化裝的時候，桃花來告訴我，我還不相信呢。

富 真是眼不見不信。

苦 可是我就不明白，像你們各位的日子過得這樣好，生活好，一樣好，樣樣好，還有什麼不滿足的呢！

關 你不知道，我們的日子過得才不舒服不痛快呢！

嬌 關太太，你還好，真是神仙一樣的生活。我的日子才真過得無聊透了！

富 那里，你嬌小姐這樣的自由自在，還不好麼？不像我，我才痛苦呢，簡直是痛苦極了！

桃 你們三位還有痛苦？

關 你們不會過我們這樣的生活。

嬌 那里會明白我們的痛苦呢。

富 你們過着我們的日子，就會知道的。

苦 那兒會有這福氣呵！

好 真是一家不知道一家的事，一人不明白一人的心，各有各的隱衷，各有各的苦處！

（鮫人，一位康健活躍的女性，著男式工作服上。）

鮫 請你進來看看吧，這兒有沒有？

（貴小姐上。）

貴 呵，你們真在這兒媽！

闊 你怎麼來的？

貴 爸爸跟富翁到舞場里來，說你們多在這兒，說這兒有仙人有仙姑。

闊 輕點。（指仙姑）

富 唧唧，丟醜，又到跳舞場里去丟醜了！

鮫 媽，房門鑰匙給我。

苦 鮫人，你就在這兒別上去了。

鮫 不，我還有要緊事情呢！

苦 這兒，一會兒有更要緊的事情。

鮫 我一會兒就下來。

苦 快些下來呀。（給她鑰匙）

（鮫人哼唱入。）

嬌 你怎麼會跟鮫人一道來的？

貴 聽說這兒有仙姑，我馬上就從跳舞場里趕了來。在後門口，恰巧遇見剛才這位打扮得

我不知道他是男的還是女的，他就開門把我引進來了。

（仙姑在她們不注意中偷聽。）

苦 噯，她是我的女兒。可憐呀，我現在就剩下這個女兒了，可憐她爸爸跟她哥哥……

好 苦婆婆，你又訴苦了！

苦 可憐她爸爸跟她哥哥……

嬌 （連忙）呵，我來給你們介紹，這位就是闊太太的小姐……

好 呵，不說明，我可怎麼也不會相信，就是闊太太的小姐呢！（看母女）

桃 （看母女）一點兒也看不出來！

苦 多好福氣呀，瞧，多高貴的一位貴小姐！

嬌 高貴的貴小姐，你是不是來問問仙姑，什麼時候請我們吃你的蜜糕，喝你的喜酒呢！

貴 得了吧，你這嬌滴滴的滴滴嬌小姐，問問仙姑看，什麼時候你那位海上英雄，海將軍來

接你去做軍艦艦長太太呀？

嬌 諸位，我可得特別宣傳一下：我們這位高貴的貴小姐的愛人，就是富少爺。富少爺可美

麗極了，真是一位如花如玉的花花公子！

貴 諸位，我也得鄭重介紹：我們這位嬌滴滴的滴滴嬌小姐的未婚夫，是一位海軍長官，人

可漂亮着呢，真是文武全材的一位大英雄，一位名士，一位風流才子！

闊 你們兩位真是半斤對八兩！

嬌 貴小姐，當心，你再跟我鬧，我就要請你的婆婆來管你這位厲害的兒媳婦了！

富 那里，我那里有這福份，只怕這樣高貴的貴小姐，看不起我們呢！

闊 好說，只怕你們那位漂亮的花花公子，瞧不上她呢！

好 這可要問問貴小姐自己了！

貴 我不知道，我不懂！

嬌 不懂？不好意思說！

貴 仙姑怎麼儘睡着不醒呢？

嬌 對了，還是問問仙姑吧。

好 大概仙姑到神仙世界雲遊去了！

（有表的看表。）

（無表的張看別人的表。）

（鮫人從樓上下來，披了一件大衣。）

鮫 媽，這鑰匙給你！

苦 你還要出去麼？這麼晚了！

鮫 我出去有事情，有要緊的事情，晚間也許不回來睡了！

苦 不，你留在這兒，一會兒等仙姑醒了，我們求求仙姑，問問仙姑……

鮫 問什麼？

苦 問問我們的苦命呀！

鮫 媽，你又來了，什麼苦命不苦命的，我不相信！誰的命比誰好！

苦 八字好，命就好！俗話說，好命好八字！

鮫 我就不相信，誰的八字比誰強！我根本不相信什麼八字不八字！

苦 那你問問看。

鮫 問誰？

苦 問問仙姑呀！

鮫 我自己知道自己比誰都清楚！

苦 那末你就比比看！

鮫 比比誰？

苦 比比大家呀！你瞧，（指）這位，這位，這位……

鮫 比什麼人比人，氣死人！

好 那可也不一定，有時候是比上不足，比下有餘！

鮫 這就因為你是好帥母，好好人呀！

苦 嗨，這孩子！

鮫 媽，你不信？你不必問什麼仙姑，問問我，問問大家看，爸爸爲什麼死的？哥哥爲什麼死的？

苦 因為我們苦命呀!

苦 我們為什麼苦命還不是給侵略我們的敵人害的!她們為什麼命好?

苦 因為她們好命呀!

苦 哼,好命,好命建築在別人的痛苦上面!

苦 好了,你去吧,不跟你說了。我說的,你不信。你說的,我不懂!

苦 媽,你不懂?你問問看。

苦 所以在這兒等仙姑,問仙姑呀。

苦 不用問什麼仙姑,你問問大家看。(指)這位,這位,這位!她們怎麼樣?

苦 這還用問?

苦 (對她們鞠躬)請問諸位為什麼來找仙姑?

苦 日子過得無聊透了!

苦 心里很不舒服!

苦 生活痛苦極了!

苦 不是痛苦,是不滿足!人心沒有足的時候,慾望沒有滿的時候!所以不滿足的人才是最

痛苦的人！

貴 我瞧你倒像仙人了，噫哩咕嚕的！

鮫 好，你們去問仙姑吧！我本來忙得很（昂然出）

苦 唉，這孩子，不知整天整夜在外面忙些什麼正經！我老了，但願……

嬌 貴小姐！我們來比比看？

貴 比什麼？反正你比我高！

嬌 不，我是說比比我們衣服的顏色！

（兩人比。）

貴 你的比我好看！

嬌 你的比我好看！

（闊太太與富奶奶也比起來了。）

闊 你的真好看！

富 你的更好看！

闊 （對富奶奶）你這兒要是有幾粒珍珠，那就更好看了！

富 (對滴滴嬌) 你這兒要是釘一排珍珠，那簡直是亮晶晶的明星了！

嬌 (對貴小姐) 你要是掛一圈大珍珠，那簡直要比明星還美了！

貴 你們瞧，仙姑身上倒有珍珠呢！我們今天要是有了珍珠，可比仙人還要美了！

四 (四人同時) 可惜我們大家都沒有珍珠！

三 (另外三個人) 珍珠？

(仙姑正式醒)

桃 嗨，仙姑醒了！

七 (七人同聲) 仙姑！

姑 (裝腔作勢地正坐辨認各人) 仙緣，仙緣，你們多有仙緣！因為你們多有仙根！(再辨認)

唔，唔，唔！可惜缺少一點仙氣！

七 求仙姑指引！

姑 呀，呀！(走到每一人前指每人) 你，你，她，她，她，她！

七 仙姑！求仙姑明說！

姑 (回復平靜) 呵，嗚。我方才幹麼來着？

好 仙姑睡着了！

姑 呵！我記得好像睡了一會兒功夫，哈哈，小仙去雲遊了一會兒，一會兒功夫是不是？

好 是的，仙姑，一會兒。（旁白）整整一個下午，一個黃昏了。

嬌 仙姑還說只有一會兒功夫呢！

姑 （突然大聲，直指衆人。）你們在這兒幹麼？

七 求仙姑指引！

姑 （指每一個人）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們多是好人，有福之人！小仙有緣，廣結善緣！你，你，

你，你，你，你，你們多有劫難，天數，劫難，天數，災難！

七 求仙姑！

姑 你們每人有一個慾望，不能滿足的慾望呀，這是天數！

七 求仙姑！

姑 你們每人多有一種痛苦，沒法解除的痛苦呀，這是劫難！

七 求仙姑！

姑 好在你們多有仙骨，小仙與你們有緣，仙緣！小仙普度衆生，廣結善緣！（黃包裹中摸出一

疊黃紙，一支紅硃筆。來，來，你們這些可憐的原人，仙友，道伴！

（各人相互看。）

姑 把你們的八字，生辰八字交給我，我用銀硃筆，把你們的八字寫在黃標紙上，送登仙人

手里掌管的仙緣籙上去。

（鼓聲由輕而重。）

（仙姑紙筆書空。）

（各人集中在她週圍。）

（仙姑做人做鬼地作法。）

姑 （突然擲筆）誰？（大聲）

（衆人一驚，退到原來地位。）

姑 （指每人）你……你……你……你……你……你……你……你……（每指一人，一人就坐。）

誠心誠意麼？

誠心誠意！

姑 （走動，一邊說，一邊翻弄手裏的黃標紙。）誠心的人有仙緣，八字登上仙緣籙，就是仙友道

伴！誠心的人有劫數，小仙代她禳祈。誠心的人痛苦，小仙替她解除。誠心的人有慾望，小仙給她滿足。

七 謝仙姑！（各人表示至誠）

貴 燒了，把我們的八字燒了！（一個人一個人輕聲傳講過去）

（音樂聲起）

姑 （手舞足蹈，念念有詞，突然伏倒在地上。）

（各人被催眠地不動）

（燈光漸暗，只有燭光搖晃）

（鳥鳴）

（風笑）

（有一道微弱的光照在仙姑身上）

（暗中，那組日歷不見了）

（窗外的雪壓枯枝，變了盛開的桃花）

(窗簾布也換了顏色。)

(鼓聲停。)

(音樂止。)

(仙姑伏地不動。)

(靜寂中發出一種許多人共同的呼聲，聲音壓得很低。)

——我要發財!(左邊)

——我要發財!(右邊)

——我要發財!(中間)

——我要發財!(來自四面八方)

(再靜。)

(第二次聲音又起，這是個別的呼聲。)

——我要青春!

——我要美麗!

——我要權力!

——我要愛情!

(三度靜寂。)

(音樂聲。)

(仙姑輕腳輕手地起立,再手舞足蹈地作法,指各人。)

(鼓聲。)

(各人相繼起立,魚貫走出。)

——舞台全暗——

幕

第二幕

桃源春夢

大老爺 美人兒 富奶奶 貴小姐 闊太太 滴滴嬌 好師母 桃花 仙姑 苦婆婆 珠珠 珍珠 鮫人

人：

富翁

好先生

時：

陽春三月。

地：

桃花林中。

景：

舞台的三面是桃林。中間後排的桃林可以往兩邊移動。移開時，只見海天一角，遠遠的高山隱約，近

處有頑石縱橫。

幕：

第一幕的鼓聲一直繼續到此刻幕開之後才停止。

天幕及背景漸明。

粉紅色的燈光照射桃林。

舞臺中區用淡綠色的光。

桃林前瀾漫着輕烟。

各種悅耳的鳥聲雜作，隨着中間的桃林往左右移開，漸漸低下去。

桃林移開。

風聲。

海浪聲。

舞臺上空無一人，音樂由輕而重。

敝人與珍珠珠三人由海邊探頭出現，各捧一瓶，著奇異的原始漁獵式的薄短外衣，戴花艸編織

成的輕涼帽，分兩邊繞桃花歌舞。

合唱「採珠歌」

嚶嗨嗨

採珠歸

嚶嗨嗨

下海去

探得珍珠來

嚶嗨嗨

探珠歸

嚶嗨嗨

下海去

探得珍珠來

珍珠產深海

出死入生探得來

嚶嗨嗨

顆顆珍珠嗨

顆顆鮫人淚

顆顆珍珠嗨

顆顆鮫人淚

噯嗨嗨

朝朝暮暮下海去

出死入生探得來

C 調

探 珠 歌

1 5	5 5	1 5	5 5	5 —	5 · 6	5 —	5 ·
· ·	: ·	· ·	:	5 —	·	5 —	·
0	0	0	0 6	5 —	5 · 6	5 —	5

嗨

嗨

5 6 6	1 2	3 5	6 —	6 5 3	6 1 3	2 5	1 · 6
· · ·							∩

下海去，探得珍珠來！ 下海去，探得珍珠來！——

5 — | 5 · 6̣ | 5 — | 5 · 6̣ | 5 — | 5 · 6̣ | 5 — | 5 — |
 嗚 ————— 嗚 —————

5 3 5 | 6 6 | 5 3 5 | 2 — | 1 1 7̣ | 6̣ 5 | 3 2 | 3 — |

珍珠珍珠產深海，出死入生探得來，

5 3 5 | 6 6 | 5 3 5 | 2 — | 1 1 7̣ | 6̣ 5 | 3 2 | 1̣ — |

朝朝暮暮下海去，出死入生探得來！

1 2 3 | 5 5 | 7̣ 6̣ | 6̣ 5 — | 5 — | 5 — | 5 — | 5 · 6̣ |

顆顆珍珠鮫人淚。 ————— 嗚

5 — | 5 — | 5 — | 5 · 6̣ | 5 — | 5 — | 5 — | 5 — |

嗚

(歌舞停，音樂中相互爲禮。)

(中區由綠光變粉紅光。)

(音樂伴奏對話。)

鮫 珍珍，珍珠，好哇！

珍 鮫人姊姊！

珠 你好哇！

鮫 兩位姊姊，今天下海去採得多少珍珠回來？

珍 今天海里嗨

浪兒高

風兒吹

珍珠可難採

珠 鮫人，你在海裏可遇着風浪？

鮫 今天海里嗨

浪急潮高

風兒吹

珍珠嗨

珍珠窩里躲起來

瞧，春回來

滿林桃花樹樹開

桃花開

春回來

茫茫大海

大好辰光珍珠採

嗨

大好辰光珍珠採

起什麼風浪

帶來了難和災

別發愁

別發呆

珍姊姊

珠妹妹

風浪不是難

風浪不成災

春回來

桃花開

風平浪靜去下海

珍珠窩里珍珠採

(三姝再舞。)

來，我們來數數珍珠看。(坐下)

(珍珠珠也坐下。)

(三姝倒出瓶里的珍珠來。)

(珍珠瀉地聲。)

(三姝捧珍珠看，每三顆一數，同時唱「噯嗨嗨，噯嗨嗨。」)

(納珠入瓶去，唱採珠歌的後半段。)

(中區變藍光。)

(苦婆婆打扮得容光煥發，年輕漂亮。)

苦 (匆匆忙忙地，回顧上。)

(三姝見有人來，連忙抱住珍珠瓶，驚奇地看。)

苦 請問三位仙子！(爲禮。)

三姝 (急立起，相顧。) 仙子？

苦 請問三位仙子，這兒是不是仙境？

三姝 仙境？

苦 這兒是什麼地方？

(音樂伴奏，三姝作舞態。)

珍 這兒是桃花林

鮫 這邊是桃花源

珠 那邊是桃源洞

三妹 (同時唱)

遠遠的高山

茫茫的大海

靠山面海

桃花開

苦 (大樂) 呵，桃花林，桃花源，桃源洞，高山，大海，可不是仙境是什麼？

三妹 (相顧同聲) 仙境？

苦 (又爲禮) 請問仙人……

三妹 仙人？

珍 (指鮫人) 這位姊妹是鮫人。

苦 (不認識自己的女兒了，只學舌地) 鮫人？

鮫 是的，我叫鮫人。(爲禮)

苦 (惶恐地) 請問鮫人是那一種仙人？

(音樂)

鮫人就是鮫人

這位妹妹是珍珠

這位姊姊叫珍珠

三妹 (同時) 我們住在桃花林

珍珠窩里採珍珠爲生

(珍珠與珍珠對之爲禮)

苦 (悼悚地還禮) 不敢當，不敢當。(爲禮) 請問仙姑來了沒有？

三妹 (同前狀) 仙姑？

苦 (若有所悟) 呵，我知道了，仙姑說過的：仙機不可洩漏，仙機……

三妹 仙機？

苦 這兒明明是仙境，三位仙子明明是仙人，可是不肯說明，這一定是仙機不肯洩漏了。

(自語) 咦，仙姑呢？她們都上那兒去了？那兒去了？

(音樂)

鮫 是走錯了路

珠 是認錯了人

珍 孤孤單單怪可憐

三妹 (同時) 你迷了路趕錯了路程

苦 沒有迷路,也不會走錯路程。是仙姑指點我,點化我來的。

三妹 (同時) 你找什麼人

苦 是的,我找她們,她們不知道到那里去了!

鮫 你餓麼

苦 餓? (回憶) 呵,我本來是餓的,吃不飽的。可是仙姑,仙姑,過午不吃烟火食……

(音樂)

鮫 (出兩顆珍珠給她) 這是珍珠

珍 (同樣) 這不必火燒

珠 (同樣) 也不用水煮

三妹 (同時) 餓的時候吃下去

苦 (接) 這是什麼?

三妹 (同聲) 珍珠

這是我們的食糧

珍珠

我們活命的食糧

苦 (驚奇) 是你們吃的米麼?

三妹 米?

苦 呵,我明白了,這一定是吃了長生不老的仙果,仙人吃的仙果。

三妹 這是珍珠,我們下海採來的珍珠!

苦 奇怪,這就是珍珠麼?闊太太,滴滴嬌她們想都想不到的珍珠呀!哈哈,我有了!有了!我有

六粒珍珠了!

(桃林內聲音)

姑 (聲音) 桃花,桃花!

苦 呵,仙姑來了!(轉身對桃林)仙姑!

(桃林內有仙姑與桃花的影子。)

(音樂。)

(見影) 妖怪!

珠 魔怪!

鮫 妖魔鬼怪!

(三姝同時由舞台前方的臺板洞內鑽下舞臺去。)

(後方桃林閉闔。)

(音樂停。)

(光變深綠色。)

苦 (回來伸手) 仙人，多給我些珍珠! (不見三姝) 咦，那里去了? 不見了? 真是仙機不可

洩漏!

桃 (在林中) 仙姑!

苦 呵，我不能告訴桃花!

姑 桃花!

桃 咳！
苦 這兒來！

（仙姑引桃花來。）

（仙姑面目比第一幕秀清，但是打扮更奇異了。）

（桃花儼然小姐派頭，花枝招展。）

苦 （爲禮）仙姑！

姑 好，你先來了，很好，有緣，有緣！

桃 就是這兒麼？仙姑，這地方真好！

苦 真是仙境呀！

桃 真是仙境！

姑 你們就在這兒玩兒，我去找她們來。（飄然下）

（光變黃色。）

苦 （出珍珠）桃花，你瞧瞧這個！

桃 什麼？

苦 你猜猜。

桃 你那兒來的？

苦 你猜猜看。

桃 給我看。（接過來看）呀，珍珠！

苦 對了，珍珠，闊太太，滴滴嬌她們想也想不到的珍珠，我有了。（收回來）

桃 倒怪好玩兒的！

苦 真好玩，怪不得闊太太她們想了！

桃 她們想也想不到。

苦 可是我有了！

桃 你有了也沒有什麼了不起！

苦 你這是什麼意思？

桃 有什麼用處呢？

苦 可是闊太太她們想也想不着呢！

桃 這是她們有了錢，沒處花，所以想有珍珠，其實，一個沒有錢的人，珍珠有什麼用呢？

苦 那末……

桃 喂，我有錢了，有不少的錢！

苦 你有不少的錢？你發了財？呵，打花會贏了！

桃 贏了，仙姑點化我打那一門，我就打了那一門，果然贏了！

苦 真好福氣，贏了多少？

桃 唔，很多！

苦 桃花，我這珍珠賣給你！

桃 賣給我？你這人不夠仙氣，六粒珍珠，送給我得了！

苦 不，我沒有錢！

桃 那末，六塊錢。

苦 不，一塊錢一粒，太便宜了！

桃 哼，六粒珍珠，賣六塊錢呢，六塊錢呢！

苦 好，賣給你五粒，我留一粒自個兒玩玩。

（兩人急速分開，走近兩面臺角，一捧珠，一捧錢，大樂。）

桃 (自語) 真便宜呀, 只五塊錢!

苦 (同時) 嘿, 五塊錢, 意外之財呀! 仙人, 多給我一點意外之財吧!

(好師母也是既年輕又漂亮了, 春風滿面地由桃林來。)

好 (提一串貝壳一串烏龜壳來, 龜壳聲咯咯地應着她的脚步節拍。) 你們早來了。你們從什麼

地方來的? 我怎麼沒看見你們? (得意地在台上走動)

桃 (指貝壳) 這是什麼?

苦 (指烏龜壳) 這是那兒來的?

好 (舉起抖聲。) 方才我從海邊上走到這兒來, 在海灘上檢來的。

苦 檢牠來幹麼?

桃 (已經不是主人跟女僕的關係了) 這有什麼意思?

好 帶回去給小孩子玩兒, 他們老嚷着要買玩具, 這樣, 那樣的, 這不是很好的玩具麼?

桃 (出珠子) 這才好玩呢!

好 什麼珍珠!

苦 是的, 珍珠。

好 桃花，送給我。

桃 不，賣給你。

好 你這人不夠仙氣，五粒珍珠，送給我得了。

桃 不，我是花了錢買來的。

好 好，買你的。

桃 十塊錢一粒，五十塊錢！

好 那太貴了，我買一粒吧。

苦 桃花，你賺了，你賺錢了！

桃 意外之財呀！（跑開）哈哈，意外之財！瞧，滴滴嬌小姐來了。

（滴滴嬌奇裝異服上。）

桃 （跟她招呼）滴滴嬌小姐！

嬌 闊太太，貴小姐，富奶奶她們還沒來麼？

桃 沒有。

嬌 希望她們可別走錯了路。

桃 滴滴嬌小姐，你瞧，這地方可真好！

嬌 真好極了。我怕闊太太她們會找不着呢。

苦 仙姑去找她們去了。

（好師母四面張望。）

苦 好師母，我們也去找找她們看。

好 多好玩的地方呀！

苦 桃花源。

好 真是仙境！

（苦婆婆與好師母同入桃林去。）

桃 （走過來）滴滴嬌小姐，你不是希望有珍珠麼？

嬌 珍珠！

桃 是的，珍珠，我有。

嬌 你有珍珠？你真的有？

桃 （出）這不是？

嬌 呵，珍珠！（往衣服上比擬）這麼大的大珍珠！桃花，你反正留着不用，送給我好麼？

桃 不，賣給你。

嬌 桃花，你這人真不夠仙氣，三粒珍珠，就送給我得了。

桃 不能，你要，我賣給你！

嬌 多少錢？

桃 闊太太，富奶奶，跟貴小姐她們，想也想不着呢！

嬌 你要賣多少錢？

桃 貴小姐要是看見了這珍珠，她會喜歡死的！

嬌 你到底要賣多少錢？

桃 貴小姐看見我有珍珠，她一定要羨慕我，妒忌我了。呵不，她會花很多的錢把我的珍珠

買了去的。

嬌 桃花，我問你，你這三粒珍珠，到底要賣多少錢？

桃 呵，不要多，我想三千塊。

嬌 三千？

桃 可不貴吧？才一千塊錢一粒呢！

嬌 一千塊錢一粒。

桃 珍珠呀！

嬌 你再給我看。

桃 其實，我，其實，滾，滴滴嬌小姐，我贏了，仙姑點化了我打中了花會。

嬌 （再往衣上比擬）一粒，二粒，三粒……

桃 正好，瞧，三粒，這麼一擺，可跟仙姑，何仙姑一樣的美了！

嬌 可是三千塊錢……

桃 三粒珍珠呢！

嬌 太貴了。

桃 嬌小姐，你這人才不夠仙氣，三千塊錢，算得了什麼呢！

嬌 好吧，桃花，你還有麼？

桃 （摸摸衣袋，想）不，沒有了。

嬌 全賣給我。

桃 好的。就這三粒……

嬌 (接過來玩) 呵，珍珠，寶貝呀！

桃 呵，仙緣，仙緣，意外之財呀！

(桃林中三個人影)

(好師母和苦婆婆也出來)

桃 她們來了！

嬌 這，不要講起！(連忙藏起來) 別告訴她們！

(光變粉紅色)

(闊太太，貴小姐，富奶奶三人多是如花如玉，闊太太母女幾乎同年了)

貴 噢，你們先到了！

好 你們來遲了。

嬌 我怕你們會迷了路，走錯了道呢！

闊 我們有仙姑指引的。

富 你們先來了，遇見別的仙人了沒有？

貴 檢到了仙物沒有？

苦 仙機不可洩漏！

好 沒有呀。

嬌 (近闊太太) 你真好看，達令！

闊 是麼？達令！你也更好看了！(照小鏡子)

貴 真的一點仙物也沒有檢着麼？

苦 仙機不可洩漏。

桃 沒有。

嬌 真的，什麼也沒有。

貴 一定有，一定有，我們來遲了，多給你們檢去了。媽！

闊 (正在對小鏡子整容) 什麼！(瞪女兒一眼)

貴 多是你不好，我說走快點，快點走的。可是你儘顧着照小鏡子！媽，你瞧，我們來遲了，媽！

闊 我的寶貝，我可真要向你抗議了！

富 我也附帶抗議！

好 母親向女兒抗議？

闊 對你也該抗議了！簡直要下愛的美頓書，作最後的警告，你們不但忘記了交際場中，還忘了這是什麼地方了！

貴 我知道！我下次不了，媽！

闊 喏，又是一聲媽！

嬌 呵，好師母，你下次可別再這樣了。

好 我，我怎麼？（拿出小鏡子來照）我沒有怎麼呀？

嬌 （低聲）你以後可不能，再說她們是母女兩個了。

好 呵，我以為我臉孔上……（照小鏡子）

（音樂聲起。）

（大家同時拿出每人小鏡子來照自己，各人滿意自己的年輕美麗。）

（各人對鏡化裝。）

桃 哈哈，（指好師母）你年輕了！

好 哈哈，（指苦婆婆）你也年輕了！

苦 哈哈，(指關太太)你也年輕了!

闊 哈哈，(指富奶奶)你也年輕了!

富 哈哈，(指滴滴嬌)你也年輕了!

嬌 哈哈，(指貴小姐)你像小孩子了!

貴 哈哈，(指桃花)你更像小孩子了!

衆 哈哈，我們一樣年輕，一樣漂亮，一樣美麗了!

(大家同時又照每人的小鏡子，七人同時拍粉，音樂及特配的音響一片拍粉聲。)

(音樂聲停止。)

(桃林光變淡。)

(中區光變綠。)

闊 咦，仙姑呢?

富 仙姑一定去普渡衆生去了。

闊 我說仙姑一定很忙!

富 仙姑成仙了，還忙什麼?

闊 誰知道，世界上像我們這樣的人有多少？

好 仙姑，可真是仙人仙法大無邊！

貴 (走向桃林去) 桃花在笑我們了！

闊 (又拿出小鏡子來美容，顧影自憐。) 桃花可真好看！

桃 你才比桃花更好看呢！

(大家又是不約而同地照各人的小鏡子，每人顧盼生姿，各人顧影自憐。)

(遠處隱約地有「噯嗨嗨，噯嗨嗨」的採珠歌聲。)

(各人注意聽。)

(近處有貴小姐的吟聲。)

貴 (低吟) …… 人面桃花相映紅 …… 人面不知何處去 …… 桃花依舊笑春風 ……

(各人聞歌，大有唏噓之感。)

貴 (更低) …… 良辰美景奈何天 …… 賞心樂事誰家院 ……

闊 (無限寂寥) 我們就這樣泡下去麼？那真是良辰美景奈何天了！

富 你們覺得寂寞麼？(打呵欠)

嬌 無聊得很！(打呵欠)

闊 你們覺得空虛麼？(打呵欠)

嬌 你別提了好不好？達令！

闊 我們好像少了一樣東西！(拿出小鏡子來又照)

富 別照了，我好像看見小鏡子里有……

桃 我閒得慌！(打呵欠)

苦 給你們一說，我也覺得太空閑了！(打呵欠)

好 光景仙人就是這樣過空閑生活的！空閑自成仙，成仙自空閑。(打呵欠)

苦 我們睡覺吧。(坐下)

桃 不錯，在桃花樹下睡一覺，倒是蠻有意思，蠻風流的！(坐下)

好 倒不是風流不風流的事，給你一說，瞌睡倒真來了！(也坐下)

(三人同一姿態)

(貴小姐折了桃枝來)

貴 聽，春風飄過去了，桃花在樹枝兒上笑我們了，海里的浪花也在笑我們了！

好苦桃

睡着了，管牠笑不笑！（三人同時換一姿態）

嬌 我說，我們來玩個什麼玩意兒大家取取樂！

闊 對了，我方才說泡下去，就是這個意思。良辰美景，應該有個狂歡的節目來玩兒才對！

富 玩兒，對了，玩個節目，狂歡的節目。

嬌 可是我們玩什麼呢？

苦 （就手拿起烏龜壳子來）我們玩這個。（聲響）

好 嚶，不這，我要帶回去給小孩子做玩具玩兒的。

富 好師母，不這給我帶回去熬了湯醫治我丈失先生腿上的毛病。

好 不，這是小孩子的玩具。

富 不，這是醫治老毛病的仙丹！

（兩人搶）

闊 你們這些人，真不夠仙氣，好容易想着玩兒，取取樂，你們又自私自利的搶起烏龜壳兒來了。

好 你不知道，小把戲吵起來，那才不好玩兒呢！

富 你不知道我丈夫腿上的毛病，治不好，那才更不好玩兒呢！

闊 你丈夫的腿有沒有毛病，是你一個人的事情，你小孩子沒有玩具，也是你一家子的事

情，現在玩兒是大家的，你們別太自私自利！

嬌 不許提起丈夫！

好 不知道是誰自私自利！

富 你自己才是自私自利！

嬌 誰在這兒提起丈夫，誰就是自私自利！

好 怎麼玩兒還沒玩兒，節目還沒排定，先就吵鬧起來了！

富 誰要跟我吵，我可不是好惹的！

好 別看我是好人就欺負，我也不讓誰！

闊 我是好意，誰跟你們吵來着？

貴 就得了吧，大家吵什麼呢！

（貴小姐纏手里的桃枝。）

苦 我說我們來做一個遊戲。

衆 怎麼樣的遊戲？（大家圍攏）

苦 （捉住桃花和好師母）這樣，三個人三個人拉着手，一個一個躬着身子鑽過去，每人嘴

里唱：「金龜，金龜，脫壳，……烏龜，烏龜，脫壳……」

（三人做）

（大家笑）

闊 瞧，又是烏龜，你這老妖精！

苦 不這叫金龜脫壳脫了壳就成仙了。

好 我們現在不是已經都成仙了？

富 還做什麼金龜成仙的玩意兒。

嬌 我們換個別的節目吧，來一個專為滿足我們女人的節目不好麼？

闊 我們來踢毬子。（踢起來）

富 對了，踢毬子很好玩，而且對於運動身體，很有益處。（參加踢）

貴 不好玩。

嬌 不好，這是男人也可以玩的。

闊 那末把我們的小手絹兒來做風箏，放風箏，放鶴子玩兒。（把手絹放起風箏來）

富 好的，好極了，清明時節桃花開，桃花開，正是放風箏的時候。（臨風招展）

貴 不好，不好，不好玩！

闊 這個不好，那個又不好；你想出個好的來！

貴 不好玩，我說它不好玩，它就不好玩。

闊 要什麼才好玩呢？

嬌 這是男人也玩兒的東西。怎麼大家就想不出好玩的節目來，專爲我們女人玩兒呢！

好 依我說呀，我們就車車麻將，打打小牌玩兒吧！

苦 不來，我不會打牌。

嬌 呵，我想起來了，想起來了！

衆 想到什麼？

嬌 我們來開賭場，開一個桃花源婦女俱樂部，大家痛痛快快的玩一玩，好不好？

衆 好的，好的。

桃 打花會，一定贏，仙姑點化過我了！

貴 你們這些人，可真不夠仙氣。賭錢，仙人還賭錢哪？

富 你別少見多怪了，小姐，仙人怎麼不賭錢？你沒有看見過八仙打牌的畫章麼？

苦 對了，何仙姑，呂洞賓，鐵拐李和張果老四個仙人一桌。

桃 其餘的四個仙人看牌。

好 八仙打牌，可不知道誰輸誰贏呵？

富 那要看各人的本領了。

好 八個仙人的本領，不都是一樣的麼？

富 總有高低，比如……

貴 我倒想到一個好玩意兒。

關 試試你的。

貴 我不說，我不高興說。

衆 說說看。

貴 我們在地上劃幾個格子，這樣劃。（劃、

嬌 我來幫你劃。(同劃)

貴 劃好了格子，這樣用一個東西扔在格子里。(拋物)這樣，踏着脚。(踏)跳過去。(跳)踢。(踢)再踢過去……

(這時候貴小姐在中間，一邊是闊太太，富奶奶和好師母三個。另一邊是滴滴嬌，苦婆婆和桃花三個。)

苦 這是什麼玩意兒？

好 呵，我知道，小孩子常常玩的……

貴 造房子。

好 對了，造房子。

闊 嘿，虧你想得出來，我們年紀這樣大了，老了，呵，不，不，我說，我們又不是小孩子，玩什麼造房子？

貴 我們現在不都是小孩子麼？

闊 你自己是小孩子，叫人家也……

嬌 我們還是來吵架，相罵玩兒吧。

苦 對了，這倒是家常便飯！

闊 吵架有什麼好玩？

嬌 爲什麼不好玩？

富 相罵有什麼好玩？

桃 爲什麼不好玩，相罵才好玩呢！

闊 (諷刺) 你沒有丈夫，沒有跟丈夫吵架，相罵過，所以不知道吵架相罵的滋味兒。(拉

擺) 富姊姊，你說對不對？

富 (助戰) 跟沒有丈夫的女人談論丈夫，就好比對牛彈琴！

好 簡直是豬八戒吃人生果！

嬌 (反攻了) 誰像你們，這兩位活寶貝，先把丈夫掛在嘴唇上，忘不了跟丈夫吵架相罵！

不害臊！其實有什麼希罕呢？一個是拐腿，一個是小鬍子！

闊 (宣戰) 你呢？沒有丈夫，姘相好，養漢子，死不要臉！

嬌 不是丈夫是情人，「情人」多美麗，多羅曼蒂克呀！人家有丈夫的再跟別的男人，勾勾搭搭，偷偷摸摸的找野漢子，那才是不要臉！不怕羞！

闊 你罵誰？

富 說話得有分寸些，什麼勾勾搭搭，偷偷摸摸，找野漢子！

嬌 （侵犯了中立）誰有丈夫，我就罵誰！不要臉，不怕羞，不害臊！

好 （中立被破壞了，只能參戰。）怎麼，你們吵架吵到我頭上來了！

桃 （沒有丈夫的戰線擴大了）沒有罵到你，你別不識相，挨上來自討沒趣！

好 你們罵到我，我可也不是好惹的！

桃 誰挨着你了？

好 （呼援）唉，氣死我了！誰不知道我丈夫是好好先生，好好人，好好人，好好人！

嬌 （正面衝鋒）就算罵了你，你便怎麼樣？

好 我跟你拚，別找着我，我是好好人就欺侮！

嬌 拚，你不配！

好 自己才配呢！這麼大年紀了，還找不到一個配對兒的！

嬌 你呢，可配了對。瓦罐配了個瓦盆兒！

闊 （側擊）好師母，這種人跟她吵什麼？

富 (反襯) 對了,甯度畜生不度人,這種人,比狗也不如!

苦 (調解人被捲入戰渦) 我說你們這些人,簡直是不夠仙氣,毫無仙骨!

闊 你有幾分仙氣?你有幾根仙骨頭呀!

富 哼,苦老太婆,別忘了你自己的生辰八字。

苦 不知道是誰忘了自己的生辰八字!

(吵架的對手分成兩縱隊。)

左邊 你們來,你們過來試試!

右邊 你們敢過來一步,你們敢過來一步!

貴 (拍手) 好玩兒,好節目!哈哈,其實你們要是吵得真打起來,那才是今天最好玩的玩

意兒,最有趣的好節目了!

(雙方相顧而笑。)

(桃林光恢復粉紅。)

貴 (已把桃枝編成一個花冠) 我現在可真有一個好玩的好玩意兒,頂好的好節目了!

衆 怎麼樣好法?

貴 對了，頂頂好，好到不能再好的好節目，這個節目呀，最好玩沒有了！真是最最好，頂頂好，再好不過，不能更好，真真好極了的好玩意兒好節目了！

嬌 你別吹牛，你快說！

闊 快說快說！

貴 你們可不許再吵再鬧！

富 不吵不鬧就是！

貴 你們大家都得聽我的話。

好 說出來聽聽看！

貴 現在我們這兒，（數兩邊的人）一，二，三，二，三，三。

嬌 一共七個人！

貴 我們一共七個人。正好建立一個女兒國。

衆 好，我們女兒國！

貴 （指一邊）這邊的人真是老百姓，（指另一邊）這邊，這邊的人真是文武大臣。

衆 你呢！你是什麼？

貴 我麼？我在中間，自然是女兒國的女皇了！（把花冠戴在自己頭上）

（從桃林中跑出一張奇奇怪的寶座來。）

衆 女兒國萬歲，女皇萬歲！

貴 （坐上正跑到她身後的寶座） 這個節目好不好？

嬌 （走出） 我不來！

好 爲什麼？

闊 （同樣） 我不願意！

苦 爲什麼？（往對方走）

富 （同樣） 我不高興！

桃 爲什麼？（同苦婆婆）

（這時滴滴嬌，闊太太和富奶奶三人成一隊，另三人成一邊。）

貴 你們爲什麼不呢？

三人 （走出的三人同時） 你爲什麼是女皇？

貴 因爲我是女皇！

嬌 (質問,雙手張開,轉身。)爲什麼我不是女皇?

闊 (同樣) 爲什麼我不是女皇?

富 (同樣) 爲什麼我不是女皇?

富闊嬌 (同時轉回身,雙手叉腰,同聲說。)爲什麼我不是女皇!

貴 因爲女兒國皇只能有一個女皇。

嬌 (雙手張開,轉身) 應該是我!

闊 (同樣) 我應該是!

富 (同樣) 應該是我!

桃 (也雙手撐開) 我應該是!

苦 (同樣) 我怎麼就不應該?

好 (同樣) 我也應該!

貴 我是,我已經是了!

(光變藍。)

(貴小姐立起)

(寶座溜走了)

好 糟了，糟糕了，今天的節目完了！

貴 呔！(走)

好 (追上) 怎麼，你走了！

貴 誰愛跟你們這些女人玩兒，跟女人一輩子也玩不出個道理來，呔！(走了)

桃 (放下手) 呔！

苦 (同樣) 呔！

嬌 滾吧，還是去找你那個小白臉！

闊 找你那個漂亮小伙子去吧！

富 只有毛頭小伙子才會封你做女皇的！

好 諸位，我想說句老實話，我們的確是沒有男人不成的，連玩兒也玩兒不好！

(光變紅)

嬌 呵，天呵，我明白了！我發現了我們的結癥所在，我抓住了問題的中心了，換句話說，我弄

清楚我們所以沒有好玩意兒，沒有好節目的原因了！一句話，簡單的兩個字：男人！

闊 男人！

富 沒有男人！

衆 因為沒有男人！

嬌 諸位，注意！現在我們的問題……

闊 大問題！

嬌 我們的問題實在太嚴重了！

富 嚴重極了！

嬌 男人是我們的一切！

左邊 要有男人就好！

右邊 那兒去找男人呢？

（光變粉紅。）

（大家轉身對桃林眺望。）

（鼓聲起。）

(斂人、珍珠、珠珠三人的頭從舞臺板下伸出來，好奇地探望。)

(鼓三聲。)

六 男人，男人，男人！(回頭看三姝)呵，男人！

(三姝想縮進頭去，可是已經來不及了，被兩人一組兩人一組地俘虜了起來。)

衆 俘虜，俘虜了男人！

(每兩人對一姝狂舞。)

(三姝不知所措。)

(音樂。)

關 (與桃花擒珍珠爲一組) 達令，你真漂亮！

珍 ……

桃 好人兒，你願意跟我們談談麼？

(左右扶住珍珠舞步走動。)

媽 (與苦婆婆擒斂人爲一組) 我的天使，我的靈魂！

苦 仙緣，仙緣！

(同樣地起舞。)

富 (與好師母擒珠珠爲一組)我的心,我的心肝寶貝,肉!

……

好 能夠同你交際交際,真是光榮得很!

(同樣地舞動。)

(三組人如跳土風舞。)

嬌 到我們篷帳里去坐坐談談好不好?

桃 好的,好的。

(挾鮫人舞去。)

(鮫人掙扎。)

闊 桃花美麗極了,你不願意到桃林里去散散步麼?

桃 告訴你,可別笑話,我的小名也叫桃花呢!

(挾珍珍舞去。)

(珍珍掙扎。)

富 海面上的浪花多美，你一定很愛看的！
好 我們到海灘上去走走。

（挾珠舞去。）

（珠珠掙扎。）

姑 （在桃林內） 仙緣，仙緣！

（仙姑飄然出現。）

衆 仙姑！（同時放下所謂男人）

珍 妖怪！

珠 魔鬼！

蛟 妖魔鬼怪！

（鼓聲。）

（三姝同時由出來的洞里逃了。）

（音樂繼續，鼓聲停止。）

（桃林光變綠。）

（大家發現三姝不見了，大爲失望。）

姑 桃花一樣的美麗！

桃花一樣的青春！

（大家無精打采。）

姑 狂歡吧！

六 （悲愴地同聲）花更好！

（大家唏噓。）

姑 享受吧！

六 人正年輕！

（大家同時用花手絹來擦眼淚。）

姑 爲什麼？

幸福的人兒傷心？

幸福就是美麗，

美麗就是青春！

(跑過每一個人面前，每人隨着她閱兵似的走過，挨次拭淚。)

爲什麼？

幸福的人兒傷心！

(大家擦乾了眼淚。)

姑 得了幸福，

還有什麼不滿足！

六 (相互看) 仙姑！

姑 什麼不滿足？

六 (相互輪流用眼色叫別人說，但是大家推別人說，終於大家同時說出了。) 男——人。

(六人分成三對，相互擁擁。)

姑 呵，男人！

這爲什麼不早說明？

這是小仙忘了人情。

女人呵，男人！

男人呵，女人！

這是人類的天性，

仙子也有的本能。

呂洞賓三度白牡丹，

韋陀菩薩也調戲過觀音。

（做滑稽的跳舞動作。）

天令令，地令令，

急急如律令——

敕！

（換地方做同前動作。）

天令令，地令令，

急急如律令——

敕！

你們想着男人，

年輕漂亮的小伙子，
正害着相思病嘞，
也正尋找你們！

（做鬼臉。）

呂洞賓三度白牡丹，

韋陀菩薩也調戲過觀音！

（再做鬼臉。）

你們想着男人，

年輕漂亮的小伙子，

正害着相思病嘞，

也在尋找你們！

（鬼頭鬼腦地嘿嘿大笑下。）

六

（會心的笑）哈哈！

（照射桃林之燈光，恢復粉紅色。）

(中區光變藍)

闊 年輕漂亮的小伙子?

富 是不是方才這三個?

苦 仙機不可洩漏!

好 聽見了沒有?他們正害着相思病呢!

桃 正在尋找我們呢!

嬌 這可不能太便宜了他們!諸位,我有一個嚴重的提議,方才我們不是沒有好節目,不能

狂歡麼?現在好了,男人來了,我們應當……

闊 應當狂歡!

富 應當享受,大大地開男人的玩笑!

六 好好,開男人的玩笑,(六人攜手成一大圈)開男人的玩笑!

嬌 開得越大越好!

六 開得越大越好!

(音樂停)

(鼓聲響。)

(中區光變粉紅色。)

(方才仙姑跳過的兩塊地方，伸出兩個頭來，背對觀眾。)

衆 來了，來了！(一擁而上)

(滴滴嬌和桃花兩人用手各蒙住男人的眼睛。)

(闊太太和富奶奶各把粉紅色的奶罩子打一結，當作眼鏡，代替前兩人的手，縛在男人頭上。)

(好師母幫着桃花與富奶奶俘虜起了富翁。)

(苦婆婆幫着滴滴嬌與闊太太俘虜起了大老爺。)

(每組三女擁一男跳。)

化裝，化裝！

闊 富
化裝，化裝！

(好師母苦婆婆拿起地上闊太太富奶奶的短皮大衣來套在男人身上。)

(闊太太招呼滴滴嬌，富奶奶招呼桃花過去。四人脫下絲襪子結成二條帶子，一頭結在男人頸子上，一頭牽在手里。)

闊 好，我們來玩哈吧狗！

富 我們耍狗頭獅子！

嬌 打起鑼鼓來！

（桃花等做打鑼鼓聲。）

（鑼鼓聲響。）

（又從洞內，鑽出一位美人來。）

嬌 呵，又是一個！（上去拉她。）

（桃花等過來幫着她拉起來。）

桃 女的，是女的！

（美人兒莫明其妙，托兩杯高跟鞋香檳酒。）

嬌 歡迎參加！

衆 歡迎，歡迎！

美 不，我是找我的愛人來的！

嬌 很好，很好，一道玩兒吧！

美 不，我的愛人呢？

闊 誰是你的愛人？

爺 救命，我被她們俘虜了！

美 呵！（扑上去）

嬌 （阻止）慢着，這是我們的俘虜！

闊 這是我們的哈吧狗！

富 這是我們的狗頭獅子！

美 不，你們別開玩笑！

嬌 開過了玩笑再還你。

（鑼鼓聲再起）

（兩個男人被拉至中央）

嬌 你手里什麼？

美 香檳酒！

闊 香檳酒，犒賞吧兒狗吧！

富 好!

衆 喝了酒再來!

(光變淺綠。)

富 (接酒,送到富翁跟前。)辛苦了,喝杯香檳酒!

闊 (同時,同樣送到大老爺前。)辛苦了,喝杯香檳酒!

翁 (拉下眼罩,見自己太太,失驚。)呀!

富 (同樣失望)呀!(高跟鞋酒杯落地)

爺 (同時,同樣動作。)呀!

闊 (同時,同樣失驚。)呀!

衆 呀!

翁 (狼狽地拐着腿走)

富 (追着罵)死鬼,死豬,到這兒來丟醜!(追下)

桃 哈哈,鐵拐李,鐵拐李!

衆 原來就是富先生!

爺 (看看美人兒,看看闊太太,不知所措,乾咳。)咳,唔!

(跑上去)達令!

爺 (手整理下領帶,原來沒有領帶,就把留在頸子上的絲襪子,絞一絞結成領帶。)

(看大家一眼)達令!(手挽他的手)

爺 (用嘴對闊太太拱拱)咳,唔!

闊 呵!

爺 唔,唔!(整理領帶)

美 (拉他)我們走吧!

闊 慢着,不許走!

美 你是誰,怎麼來干涉人家的自由!

闊 你問問他,我是誰?

爺 呃,在這樣文明的交際場中,請你尊重自己,也尊重這位美人兒!

美 呵,美人兒!讓我來見識見識這位美人兒!(自己先對着小鏡子化起裝來)

美 大老爺,請你介紹介紹!

爺 呢，算了，大家逢場作戲，反正我這玩笑也給你們開過了，我的太太！

美 什麼？你說你太太已經死了！現在怎麼？

闊 什麼？我死了！

美 你騙我，你欺騙我，你欺騙了愛情！你……

爺 好，美人兒，你也別，別說了！反正偶一爲之，不必認真！（對大家）你們說，是不是？嘿！

衆 哈哈！

嬌 糟了，今天女兒國可糟了！

（一同往桃林去。）

（剩下三角關係者，相對默然。）

爺 （兩邊看看）嘿，今天天氣，今天天氣很好呵，桃花全開了！兩位小姐，我們到桃花林

里去談談好不好？請請！

（二女同時扭往一邊。）

爺 （先扭回美人兒來，塞一粒珠子給她，對她做手勢。）

美 味！（笑）珍珠！

爺 (再到關太太跟前，去鞠躬，絲帶垂下，連忙塞弄好。) 太太，你今天真好看，瞧，跟桃花一樣的

美麗，桃花一樣的青春！(塞一粒珍珠給她)

關 咪！(也笑了) 珍珠！

(富奶奶追富翁上)

爺 瞧，他們來了，我們到桃林里去談談吧！

(二女各藏珍珠，相對又勃然生氣)

(三角關係僵住了)

翁 太太，太太！

富 叫你在家里息養養腿的，你偏在外面胡鬧！

翁 方才誰胡鬧來着？

富 我們是難得玩笑。

翁 得得，方才可玩笑得樂了！

富 玩了自己的丈夫，有什麼意思？

翁 這可是你，你自己說的呵！

富 你給我回去！

翁 回去幹麼？

富 回去養養腿。

翁 唧，唧！（摸出一粒珍珠給她）

富 （欣賞珠子） 珍珠！

（好師母跟好先生正吵着過來）

好 你怎麼也來了？

先 我又不知道你們在這兒！

好 孩子們怎麼辦？那些小孩一定要吵死了！

先 我又沒有回家去過！

好 哼，你就會躲在外面不回家，讓孩子們跟我鬧，讓債主向我逼債！

先 我在外面，又不是玩兒作樂！

好 哼，別說謊，男人家在外面有什麼正經事兒幹，你真是來早了一步，還不就……

先 就怎麼樣？

好 就給她們玩兒作樂了。

先 玩兒作樂？我在外面東躲西躲，躲債還來不及；西借東挪，借錢買米也忙不過來，誰還有心思玩兒作樂！

好 唉！（大有牛衣對泣之感）

（光變黃色。）

（滴滴嬌，桃花，苦婆婆擁仙姑來。）

嬌 仙姑，仙姑，求你想想法子，這兒不成了，自從男人來了之後，就不成了。瞧，這兒好師母跟好好先生一對兒冰着臉不笑一笑。那里富奶奶跟富先生鬧着別扭，那邊更不成話了，關太太，大老爺，美人兒三個人鬧得難解難分了！

姑 這是你們自己的事情。

苦 全是男人不好，男人一來就壞了！

（好師母看好好先生。）

桃 禍水，男人是禍水！

姑 可是，這是你們要求得來的呀！

(面面相覷)

富 仙姑，求求你，弄他回去！

翁 呵，腿，我這腿不成了。(裝腔作勢地)

(仙姑看着笑，不說話)

闊 仙姑，他豈有此理！

美 他欺騙我，欺騙了愛情，求仙姑……

姑 唔唔。(對好師母)你們呢？

好 我們，我們的問題，性質不同！

姑 反正是男人不好，應該處罰男人！

男 (跑在一邊) 處罰男人？

闊 應該罰，就請仙姑罰吧！

姑 我，普度衆生，忙得很。

富 應該我們自己罰！

爺 什麼？太太罰自己的丈夫……

翁 你別見笑，（看了太太）我在家里可被她罰夠了！

嬌 這兒是在女兒國里！請我們女兒國的女皇來罰！

衆 可是誰是女皇呢？

苦 貴小姐，貴小姐已經做了女皇了！

桃 就請貴小姐來罰！

爺 貴小姐，她不是我的女兒麼？糟糕，糟糕！女兒罰自己的爸爸！

翁 大老爺，你的女兒是我兒子的情人，說起來就是我將來的兒媳婦呀，糟了糕！怕老婆不

算，更得怕兒媳婦了。

先 恭喜，恭喜！

（光變紅。）

姑 誰有珍珠，誰就是女皇！

衆 珍珠？（各人摸）我有……我有……（她們全有了）

姑 誰珍珠多，誰是女皇！

苦 桃花！

好 桃花是我們的女皇！

(大家看桃花。)

桃 (沒精打采地搖頭。) 我只有粒珍珠！

嬌 我有三顆！

衆 女皇，滴滴嬌的女皇！

(把桃花冠給她戴上，大家圍着她跳。)

姑 嘿嘿嘿！

男 我們得想想法子弄珍珠來對付女人才好！

——暗——
幕

第三幕

鮫人淚痕

人：

珠 珍 鮫 富 花 貴 桃 好 好 闊 苦 美 滴
珠 珍 人 奶 公 小 花 先 師 太 葵 人 滴
 人 奶 子 姐 花 生 母 太 婆 兒 嬌

海將軍

時：

落花時節。

地：

同前一幕。

景：

同前一幕。

幕：

燈光漸明。

粉紅色的光照射桃林。

天幕前和桃林中，散氳着輕煙。

桃林依然，林中多了些女兒皇國的帝王氣象。比如桃樹之間，掛着些莫明其妙的旗幟，樹上有着女兒國國徽盾，一些朝儀，以及籌標筒，腰牌之類。另一樹間的顯目處，懸有一口磬或者半鏡。落英繽紛中，已是落花時節。

舞台演區光淺綠，

有誇張的落花聲。

風笑，鳥鳴，已不像前一幕那樣柔和。

滴滴嬌著奇異之皇服，與美人兒合唱着歌。

美人兒手執桃花枝編成的拂塵。

苦婆婆著略同于女皇之宮女服，手掌桃花枝編成的御扇。

美
(唱)

落紅不是無情物

化作春泥更護花

嬌
(和)

花開花落年年有

黃金難買青春價

(長嘆) 唉——!

嬌
(更長的嘆息) 唉——!

苦 女皇和貴妃爲何這樣不高興？

美 你很高興麼？

苦 我很……呵，女皇和貴妃很不高興，我自然也很不高興。

嬌 美人兒貴妃。

美 女皇！

嬌 我們得想想法子才好。（加重）想法子對付你的情敵，我的政敵！

美 對付我的情敵……

嬌 我們這位閹太太！

美 你的政敵……

嬌 我們的閹太太和富奶奶！

苦 我看閹太太的女兒，我們這位貴小姐，才是您的敵人，將來搶您女皇的寶座的，不是閹太太，是她的女兒，貴小姐。

嬌 唔，貴小姐是我的對手。不過，她這樣年輕幼稚，沒有愛情的經驗，決不是我真的對手。而且即使她自己願意跟我競爭，她的母親也不會願意她成功的。因爲她母親自己想做

女皇，想取得我這皇位。所以我除了玩弄愛情的把戲，征服貴小姐之外，還可以利用她們母女之間的矛盾。

美 我絕對反對闊太太！

苦 你應該是忌妒。

嬌 沒有實力的反對，自己心里的忌妒，多是沒有用的把戲。美人兒，我們在方法上應該分工合作，就是你專門對付闊太太，我來收服她的女兒貴小姐。同時我們得想法子弄珍珠來提高我們自己的地位！

苦 講地位，您兩位一是女皇，二是貴妃，在我們這兒女兒國里可是最高的了。

嬌 不，這兒是珍珠世界，女兒國的皇權建築在珍珠上面的。現在她們的珍珠，比我多了，所以我的皇權就動搖，皇位也就變成空空的了。

美 女兒國也是丈夫世界，她們有丈夫，你我沒有。闊太太搶了我的情人大老爺，富奶奶有拐着腿的富翁，連貴小姐也配上了拐腿的兒子花花公子了。

嬌 關於珍珠的事情，你說，她說我說她來着！

美 說來着。

嬌 (對苦) 你說，她說我說她來着！

苦 說來着。

嬌 怎麼說來着？

苦 自從您因為三粒珍珠做了我們的女皇之後，她們不是死歟撒力的在想法子弄珍珠麼？後來，好帥母的丈夫，就是那位好人兒好好先生，發明了用電氣收集珍珠，珍珠不是全歸大老爺跟富翁操縱專買了去，囤積起來，囤積得比誰都多了麼？所以，闊太太跟富奶奶因為珍珠多，比誰都多得不知多少倍了，所以闊太太（加重）闊太太她就……她就更驕傲了！

嬌 現在，我們得想法子弄珍珠，一定要我們的珍珠比她們更多才好！

美 可是有什麼法子呢？

苦 海里的珍珠，全給好好先生的電網收集來了。

嬌 他們有電網收集珍珠，我們要能有機器製造珍珠就好了！

美 那兒會有這種製造珍珠的機器呢？

苦 我聽得闊太太她們在商量。

嬌 商量什麼？

苦 請好好先生發明製造珍珠的機器！

嬌 什麼？他們也想到了！

苦 (抬頭) 呵，闊太太來了！

(闊太太跟好師母有說有笑地來。)

苦 闊太太！

闊 咦，怎麼不說了？

美 (回過頭來)

苦 (尷尬地) 什麼也沒有說，誰也沒有說什麼！

闊 呵！好師母，我還沒說完呢，我說呀，你家好好先生，真是天才大發明，他能發明用電氣收

集珍珠，能夠把所有的珍珠全都收集來了，他真是好好先生！

好 (和苦婆婆一樣打扮) 是，他是好好人！

闊 可惜好好先生的電網，祇能收集珍珠，不能生產珍珠。

好 他又不是珍珠的娘，珍珠的媽媽，怎麼能生產珍珠呢？

(美人兒和滴滴嬌私語)

闊 (對美人兒) 這位是誰呀?

苦 是貴妃娘娘!

闊 呵, 我們的美人兒! (厲聲) 你在這兒幹麼? 還不趕快到海灘上去搬運珍珠! (對苦婆

婆) 你也去!

苦 是! (拉美人兒走, 把撐扇靠桃樹放着)

嬌 (從美人兒手里拿過拂塵來) 慢着, 等我下了命令, 命令你們走, 再去, 我想不會太遲的!

闊 你的命令? 你的命令值多少錢一斤? 有我那些珍珠那麼重麼?

(二人呆住)

好 (插入二人之間) 恭候女皇的命令!

闊 好師母, 你那兒去?

好 我也去搬運珍珠呀。

闊 不, 你辛苦了, 你歇息吧。

好 是。(對美人兒及苦婆) 恭候過女皇的命令可以去了。

(二女去)

(滴滴嬌把拂塵揮拂落花)

闊 好帥母，你家好好先生此刻在那兒？

好 在海灘上跟大老爺他們談着話呢。

闊 呵，我也去！

嬌 好帥母，您真好福氣，闊太太對你可客氣着呢！

好 還不是因為我丈夫給他們收集珍珠！

嬌 好好先生可真是好好先生，能夠用電氣把海里的珍珠全都收集來了。

好 收集是收集了，可是……

嬌 唔——？

好 瞧，那邊高高的兩團珍珠，闊太太的大老爺一團，富奶奶的富翁一團。

嬌 他們不是也分給你們一點兒？

好 也分給了你一部分。

嬌 謝謝，謝謝他們滿足下來的分潤。

好 唔，馬馬虎虎，比沒有好些！

嬌 你那位好好先生，他怎麼樣？

好 他說，他很高興。

嬌 自然。

好 他說能夠發明收集珍珠的法子，整天給他們收集珍珠，倒挺有意思，挺有趣，挺好玩兒的。

嬌 呵，真是好好人兒，好好先生。所以很能滿足自己。

好 那有你滿足？你是我們的女皇！

嬌 可是，不幸，人是不會滿足人家滿足下來的分潤，不會滿足空有其名的地位的！

好 空有其名？

嬌 我問你，那邊囤積得像山一般高的珍珠，是誰們的？

好 這誰不知道。

嬌 那就像海水一樣的清清楚楚了。

好 空有其名，怪不得有人說你對於女皇這位子，非常不感興趣，打算辭掉不幹了！

嬌 呵？這倒是女兒國里的新聞。

好 方才闊太太徵求我的意見，說假使滴滴嬌小姐不願意當女皇了，你看該誰來戴這皇冠比較合式？

嬌 你說是她自己最合適沒有了。

好 不，我說是她女兒貴小姐。

嬌 你真是好好師母，不了解闊太太的心理。

(音樂)

(光變藍)

(桃花跟苦婆婆美人兒同樣打扮，三人肩頭各扛瓶，運珠來，手持運珠簪。)

(三人舞踏步子唱上)

嚶嗨嗨

運珠來

嚶嗨嗨

海灘上

運得珍珠來

噯嗨嗨

運珠來

噯嗨嗨

海灘上

運得珍珠來

(光變黃。)

(唱舞過去。)

(音樂停。)

F 調 運 珠 歌 2/4

海 ————— 海

5 6 6 | 1 2 | 3 5 | 6 — | 6 5 3 | 6 1 3 | 2 5 | 1 · 6 |
 海灘上，運得珍珠來； 海灘上，運得珍珠來。

5 — | 5 · 6̣ | 5 — | 5 · 6̣ | 5 — | 5 · 6̣ | 5 — | 5 — |
 嘿————— 嘿—————

5 3 5 | 6 6 | 5 3 5 | 2 — | 1 1 7 | 6̣ 5 | 3 2 | 3 — |

珍珠 珍珠 產深 海， 好好 先生 探得 來。

5 3 5 | 6 6 | 5 3 5 | 2 — | 1 1 7 | 6̣ 5 | 3 2 | 1 — | 1 |

一瓶 一瓶 運過 來， 一團 一團 積起 來。

2 3 | 5 5 | 7 · 6̣ | 6 5 — | 5 — | 5 — | 5 — | 5 · 6̣ | 5 — |

顆 顆 珍珠 皎 人 淚。

5 — | 5 — | 5 · 6̣ | 5 — | 5 — | 5 — | 5 · 6̣ | 5 — |

嘿

好 她們也會唱這種歌了。

嬌 這種歌聲，記得我們初來的時候，每天聽到唱的。

好 說是鮫人唱的。

嬌 鮫人？

好 鮫人就是下海採珍珠的人。

嬌 自從你家好好先生想出用電氣收集珍珠之後，就聽不見這種歌聲，想是鮫人不再下海採珍珠了。

好 可是現在桃花她們也能唱了！

嬌 好師母，我有一個祕密。

好 一個祕密？怎麼樣的祕密？

嬌 我想跟你商量，可是你不能告訴別人。

好 你是說關太太她們麼？

嬌 （點頭）……

好 我是好人呀，好人不會出賣祕密的。你放心，我連我丈夫跟前也不提起好不好？

嬌 你們好好先生能夠發明收集珍珠的電網，還能不能發明製造珍珠的機器？
好 聽我們好好先生說，海里的珍珠，不是機器製造的，是母珍珠，就是珍珠的娘，珠媽媽生
產的。

嬌 珠媽媽？

好 對了，就是小珍珠的娘，珠媽媽。

嬌 珠媽媽！要是我有了珠媽媽，那末珍珠就可以比闊太太她們更多了！我的皇冠，我的寶
座，也就真有權力了！

好 那是一定的。

嬌 好好先生有法子弄到珠媽媽麼？

好 現在還沒有法子。不過，大老爺他們正在要他研究呢！

嬌 好師傅，這就是我的祕密：你們好好先生要是有法子捉到了珠媽媽，那末……

好 交給你，是麼？

嬌 我一定會大大地謝你，謝好好先生的！

好 你拿什麼東西謝我們呢？

嬌 除了皇位，除了這女皇的寶座之外，你要什麼，我多可以給你。
好 真的？

嬌 真的！我咀咒，我起誓：把我的生命作抵押可以，拿我的魂靈做賭注也可以，宰掉我一支胳膊，我願意，只要我的珍珠比他們多，叫我少活二十年，我也甘心，只要我是女兒國真正的女皇！

好 好！我一定答應你！

嬌 對大老爺闍太太他們守秘密！

好 當然。

嬌 你趕快去找好好先生想法子，要他千萬別答應別人！

(音樂)

(歌聲起)

嬌 她們來了。對誰也別提起！

好 一定，一定。

(三個運珠者從原路舞踏唱出)

（美人兒，桃花，苦婆婆已經交了瓶，持運珠壽。）

珍珠產深海

好好先生採得來

嚶嗨嗨

粒粒珍珠呀

顆顆鮫人淚

粒粒珍珠呀

顆顆鮫人淚

嚶嗨嗨

一瓶一瓶運過來

一囤一囤積起來

三位辛苦了，歇息去。

（好師母收三人的籌，納入籌筒中。）

嬌 好師母，你不是有事情麼？

好 是的，我這就去了（走）

桃 女皇，我們要喝喜酒了！

嬌 喜酒？

桃 是的，喝喜酒，開一個大宴會，還要化裝跳舞呢！

苦 說是貴小姐跟花花公子要結婚了！

桃 貴小姐跟花花公子結婚，說是結婚的時候，要開一個盛大盛大的宴會，還要化裝跳舞呢！

苦 說是他們兩家要把所有積囤着的珍珠拿出來，舖在地上，把珍珠舖滿了這桃花林，大
家在珍珠上面跳珍珠舞！嘖嘖，你們說這多糟塌珍珠呀！多少人想也想不到，可是他們
却糟塌珍珠！

嬌 舖滿了珍珠，跳珍珠舞！這不是糟塌珍珠，這是兩家的珍珠結婚！

桃 女皇，你爲什麼不結婚？

嬌 我（若有所感）結婚！

苦 您結婚的時候，我們把地上舖滿了桃花，跳桃花舞！

嬌 嘿，（大有所感）這才叫落花流水春去也，天上人間！

美 不是聽說你的情人……

好 你那位海上將軍……

桃 海將軍要是來了，跟你結婚，那多好！

美 對了，這女兒國是丈夫世界，有了丈夫，就有珍珠。

嬌 落花流水春去也，天上人間！

美 有了丈夫，就有珍珠，有了珍珠，就有權力！

桃 貴小姐跟花花公子一結婚，那末他們兩家的珍珠都是貴小姐的了。那時候，貴小姐……

嬌 我把皇位讓給她！

衆 讓給她？

嬌 她們一定會跟我爭的呵，不，不，就是跟我爭，我也不讓給她，不一定不！

衆 可是珍珠！

嬌 我的珍珠會比她們多的!

美 可是男人!

嬌 我的海將軍一來就好了!他有權力,因為他有武裝,有力量!

(音樂。)

桃 我們沒有珍珠

苦 我們也沒有男人

嬌 我們沒有珍珠

美 我們也沒有男人

嬌 (拉着美人兒搖) 你爲什麼不是男人

美 (同樣) 爲什麼你不是男人

嬌 你是男人

美 你是男人

衆 哈哈! (大家牽手,邊跳邊唱)

我們沒有珍珠

我們也沒有男人

我們要珍珠

我們也要男人

(跳下。)

(光變粉紅。)

(另一邊，貴小姐伴着花花公子上。)

(他們手舞足踏。)

貴
(唱)

無可奈何花落去

似曾相識燕歸來

燕歸來

雙雙飛

雙雙飛

燕歸來

花

(唱)

此生願作白頭鳥

白頭到老老不老

老不老

哈哈笑

哈哈笑

老不老

老不老!

不老,不老!

老,我說你老,你就得老!

呵,老,老。說我不老呢?

那就不老!

此刻我老不老?

我看。

(兩人對看)

(落紅滿肩)

(音樂停)

花 (拾起一片落花) 這是什麼?

貴 杜鵑的眼淚!

花 杜鵑爲什麼流眼淚?

貴 不知道!

(花公子偷吻貴小姐)

花 (用大鼓響的調子唱) 他因爲偷不着天女唇中露, 因此才幾度臨風暗自傷!

貴 不來了! 不來了!

花 來, 來, 我們來做……

貴 做什麼?

花 (拭落花) 你做林黛玉, 把這些落花收集起來, 包在你的小手絹里。

貴 葬花!

花 對了。瞧，這不是黛玉葬花的情景……

貴 你呢？做寶玉？

花 當然，你是林黛玉，我當然是賈寶玉了！

貴 （醋意）那末，寶釵又是誰呢？

花 （窘）那，那，我們不要寶釵，她小氣得很！

貴 一定得要，一定得有……而且現成的已經有了！

花 誰？

貴 滴滴嬌！

花 瞎說！

貴 桃花！

花 胡扯！

貴 好師母！

花 嗨，你想到那兒去了！怎麼不說是苦婆婆呢？

貴 那末，美人兒，美人兒，一定是她了！

花 哇，那是你父親的。呵不，她跟滴滴嬌同性戀愛，她封上了貴妃了！

貴 我知道，桃花，美人兒，滴滴嬌你對她們都好着呢！

花 沒有的事，別瞎起疑心！

貴 （潑拉一下子，把頭項裏的一串珍珠摔了。）

花 瞧瞧，你把珍珠摔掉了。

貴 不稀罕。誰希罕這些，你去送給誰吧！

花 咳，真是叫我怎麼說呢？（跪下）親愛的，請你相信我，相信我這愛你的心，我這一顆可憐的心，早已被你剗去了。你一雙美麗神祕的眼睛就是鋒利的剪刀，一剪就剪碎了我的心。所以我這可憐的心，它是死了的了，對於你以外的任何人，它已經失去了生命！

貴 味！（笑了）

花 你這一笑，好神祕呀，在你這千金難買的一笑里，我這可憐的心，它復活了，這才又有了愛情的生命！（回頭）呵，我媽來了！

貴 （看）我媽也來了！

（闊太太與富奶奶由兩邊上。）

富 (自白) 糟了,他們求婚了!

闊 (同時) 完了,他們要結婚了!

富 (自白) 他們倆一結婚,貴小姐的珍珠可就多了。

闊 (同時) 她的珍珠一多,皇位我沒有希望了!

花 你還不扶我起來!

貴 你快自己起來呀!

花 不,你應該扶扶我,快來,做一個扶的樣子也好呀!

(貴小姐扶他,兩人笑。)

(闊太太同富奶奶來。)

闊 呸,瞧這兩口子!我的寶貝兒,你要不是我的女兒,我一定要妒忌死了!

富 可不,他要不是我的兒子,我也一定要妒忌得吃不下茶飯了!

花 我們是鬧着玩兒的。

貴 鬧着玩兒的?

闊 幸而是鬧着玩兒的!

富 那還好！

貴 鬧着玩兒的？

富 鬧着玩才更有趣兒呀！哈哈。

（花公子連忙去依偎貴小姐。）

富 闊 你們決定結婚了麼？

花 不，還沒有求婚呢！

闊 沒有求婚？方才跪在你面前不是求婚麼？你扶他起來，想是表示答應他的請求了。

貴 呵，那是另外的。

花 求婚之前的前奏曲。

富 嗜，這孩子就跟他父親一樣。記得當初他爸爸對我跪過三次，每一次我都準備好了答應他了，誰知道他可一次也不是向我求婚！

花 媽，我這才第二次！

闊 按照規矩，一個男人向一位女子下跪，第一次應該是求婚，第二次是解釋誤會，第三次是請求女的收回離婚證書，第四次是分居之後的再求婚。

富 你這是新法規矩，還是老法規矩？記得我們那時候是第四次。

闊 好好，不管新法老法！反正他們說是第二次，總之第二次，可不是適當的求婚機會。

貴 有愛情就是了，幹麼一定要結婚呢？愛情，至高無上的愛情，純潔神聖的愛情，比珍珠更寶貴，比皇位更崇高的愛情！

闊 呵，提到皇位，我正想徵求你的意見，現在我們的珍珠比我們當今皇上滴滴嬌小姐可多得多了。等到仙姑一來，滴滴嬌馬上就得讓位，那末這皇冠應該是我們三個中間的一個人戴。

富 我們的花花公子，請你暫且退席，迴避一下，讓我們三個人開個組閣本部的預備會議，不，我要他陪着我。

富 不，我陪着他。

貴 不要緊，他反正也是我們女兒國里人呀。

闊 那末，他只是旁聽，沒有表決權！

富 好，我們現在開始討論女皇問題吧！

闊 我們知道問題的中心在珍珠數目上。現在兩家的珍珠數目相等，那末問題的關鍵就在你身上了。就是說你的結婚過程中間，可能使得兩家的珍珠數目相差起來，或者你的珍珠多於兩位母親。

花 請問本席可否發言？

貴 你說好了！你說好了！

闊 沒有決定權呵！

花 可是，這是非常有決定作用和決定意義的。因為我們還沒求過婚呢！

貴 什麼？你變心了！

花 還沒有求過婚，這是事實呀。

貴 呵，不能。這對於我，不是珍珠問題，更不是皇位問題，而是愛情問題！因為在我這方面，我是暗中，無形之中早就答應了你了！我的心已經許了你了！

（兩邊，滴滴嬌和美人兒上。）

美嬌
花公子！

花 噯

(滴滴嬌和美人兒把他兩面摟住。)

嬌 告訴你一個好消息!

美 告訴你一個妙事情!

花 誰是主席原諒本席先退了。(走)

(滴滴嬌和美人兒左右迎扶花公子。)

貴 一道走，一道走!

(兩女挾一男下。)

貴 嗨，嗨!(追上去)

闊 (左拉住) 女皇會議還沒完呢!

富 (右拉住) 珍珠問題解決了走!

貴 愛情，至高無上的愛情，純潔神聖的愛情，比珍珠更寶貴，比皇位更崇高的愛情呀!

闊 那你缺席裁判!

富 那你放棄權利!

貴 我願意缺席裁判，我自動放棄權利（追下）

（光變黃）

富 闊 （兩人相顧而笑，又驚又喜。）可憐的傻子！

富 美人兒很浪漫，你得管管你們大老爺，強迫他跟美人兒脫離關係。

闊 滴滴嬌很潑辣，你得教教你們花公子，命令他跟滴滴嬌斷絕來往。

富 只怪你們貴小姐太傻！

闊 簡直傻得又可憐又可愛！

富 好了，她既是願意缺席裁判，自動放棄權利，那末皇位問題簡單得集中在你我身上了。

闊 是我，還是你？

富 你我的珍珠數目相等。

闊 那末，誰做女皇？我只能「啾啾啾」了！

富 「啾啾啾」你輸了不反悔的話，我們就「啾啾啾」好了！

（兩人張目伸手作啾啾啾。）

（啾啾啾三次，每次各人出同樣的剪刀，石頭和紙，沒有勝負，相對大笑。）

（桃花在桃林內笑。）

闊 呵，桃花來了，我們徵求徵求她的意見看。

富 我不反對。

闊 我已經徵求過好師母的意見了，她贊成我，要是桃花也贊成我的話，那就真是多數了。

富 多數可不一定通得過，桃花！

闊 桃花！

（桃花的應聲中，兩人下。）

（舞台空寂。）

（光變深綠。）

（音樂聲。）

（鼓聲。）

（鮫人，珍珠，珠三人由洞中探頭上。）

（三珠面有菜色，憔悴頹疲，不像前一幕中那樣精神抖擻。）

- (出洞後，各自四顧，然後相視而嘆，作飢餓舞。)
- (舞作飢餓不克支持態，倒地。)
- (蘇醒。)
- (發現地上貴小姐掉下的珍珠。)
- (大喜。)
- (音樂聲高。)
- (光變深藍。)
- (各檢起一粒，檢視。)
- (作掌珠舞。)
- (吞下。)
- (光變黃。)
- (精神振發，由笑再到悲哀的表情。)
- (各俯腰環舞，作尋覓珍珠姿態。)
- (失望，四顧。)

(光變紅。)

(遠處珍珠團發現。)

(相顧計議。)

(三姝手牽手，脚步輕，漸走漸俯腰。)

(同回顧，猶豫退縮，然後決心前去。)

(音樂停。)

(光變黃。)

(闊太太和富奶奶追桃花上。)

(桃花兩手掩耳。)

桃 (垂手) 你們叫我怎麼說呢？叫我怎麼說呢？

闊 應該是我還是她？

富 應該是她還是我？

闊 是我？

富 是我？

(桃花再掩耳。)

(鼓聲。)

闊 (大聲) 我!

富 (大聲) 我!

(桃花逃往一邊，兩人追上去。)

闊 我，我，我!

富 我，我，我!

(鼓聲隨之大作。)

(三姝各捧珍珠瓶子上。)

三 (轉身見三姝驚呼) 啊!

(三姝呆住。)

桃 不好了，不好了！報告女皇，報告！(打掛在桃樹上的一隻小罍)

(三姝發抖。)

(光變火黃。)

(內一聲呀呼，女皇上朝。)

(苦婆婆執掌扇開道。)

(美人兒持拂塵。)

(一隻莫明其妙的寶座自動從林中出。)

(滴滴嬌比前面多披了一幅似衣非衣的綢子，戴桃花皇冠款步上。)

(好師母手提腰牌，扶貴小姐從另一邊來。)

(行朝儀。)

嬌 (坐定) 怎麼回事?

桃 俘虜了三個毛賊!

嬌 什麼大不了的事，三個毛賊!

闊 偷珍珠的賊呀!

富 一定得重辦!

嬌 俘虜在那兒吶?

桃 在這兒。

嬌 原來是這麼三個半女半男，半男半女的怪物！那一次我們好心好意的跟你們戀愛，誰知道你們不識抬舉，一霎眼就逃跑了！今天，誰代我審問個明白！

苦 女皇陛下！我跟她們有緣，讓我來吧！

嬌 你跟她們有緣？

苦 是的，我跟她們三個有緣，而且（指鮫人）她，我彷彿很認識！

衆 （美人兒除外）是的，好像在那里見過。

苦 她叫鮫人，她是珍珍，她是珠珠。

闊 珍珍，珠珠？

富 怪不得來偷珍珠了。

嬌 先把珍珠拿下來。

（桃花收下瓶子。）

苦 你們是怎麼回事？

（音樂。）

（三姝載歌載舞。）

鮫 我們飢餓
珍 沒有食糧
鮫 沒有珍珠
珠 沒有食糧
嬌 爲什麼沒有珍珠？
苦 爲什麼沒有食糧？
鮫 我們下海
珍 海里起着風浪
鮫 我們下海
珠 海里佈滿電網
鮫 採不到珍珠
珍 飢餓難當
珠 飢餓難當
鮫 沒有食糧

小 E 調 我們沒有食糧 4/4

6̣ . 1 3 3[♯] | 1 2 6̣ . — | 1 3 6 6 | 5 2 3 — |

我們沒有珍珠， 我們沒有食糧。

3 2 3 5 5 | 6 5 6 3 3 | 2 3 1 2 | 1 7̣ 6̣ . — |

採不到珍珠，沒有食糧，我們飢餓難當。

6 . 5 5 3 | 3 — 2 — | 5 . 3 3 2 | 2 — 1 0 |

我們不能下海， 海里起着風浪，

3 . 2 2 1 | 1 — 7̣ . — | 6̣ . 6 1 2 | 1 7̣ 6̣ . — |

我們不能下海， 海里佈滿電網。

6̣ . 1 3 3 | 1 2 6̣ . — | 1 3 6 6 | 5 2 3 — |

我們沒有珍珠， 我們沒有食糧。

3 2 3 5 5 | 6 5 6 3 3 | 2 3 1 2 | 1 7̣ 6̣ . — |

採不到珍珠，沒有食糧，我們飢餓難當。

(慢) 2 3 1 2 | 1 7̣ 6̣ . — ||

我們飢餓難當。

(音樂停)

闊 那也不該來偷呀!

貴 沒有食糧，飢餓難當，自然只能偷了!

富 偷就是搶，賊就是強盜!

貴 知道沒有?珍珠是他們的食糧。現在我們把人家的食糧全收集了來，囤積在這兒，做兒的東西，做搶皇后的工具。逼得人家飢餓難當，變成這份可憐的樣子!瞧吧，這樣下去，沒有食糧的人，不但要偷，要搶，還要造反呢!把所有的珍珠全分了去吧!

富 這還了得!罰!

闊 應該重重的罰!殺一警百!

嬌 怎麼罰呢?

闊 你是皇，該你罰!

富 罰，是你女皇的責任!

嬌 我要不罰呢?

富 你不能不罰!

闊 不罰，你就別坐這女皇的寶座！

富 對了，你起來，讓我坐！

闊 把你的皇冠給我，把你的……

好 我看，你就罰罰她們吧！

美 (對滴滴嬌) 現在你得考慮考慮！

嬌 唔——！

富 罰，殺掉她們，殺掉偷珍珠的賊，要不可真會有人想造反了！

闊 下命令呀，罰看看你女皇還有沒有權力！

嬌 呵，我是女皇是不是？

闊 富 是呀，不然，誰不會罰！

嬌 呵，還來這就是女皇的權力？(苦笑)罰，我罰她們唱一個歌，而且要桃花你們一道唱！

苦 來，趕快謝謝女皇。現在從輕發落，只罰你們唱歌！

(光變綠)

(音樂)

(三姝謝過女皇，合唱採珠歌。)

(桃花，美人兒，苦婆婆和唱運珠歌。)

(先是邊唱邊舞。)

(繼之以六人作三對環舞。)

(歌舞畢，音樂停。)

(光變黃。)

(好師母領頭鼓掌。)

(滴滴嬌和關太太富奶奶跟着也鼓掌。)

貴 好了，現在應該放她們了！

嬌 我不管，這是你們兩家的事情！

富 什麼？你不管！

關 那麼我來管，桃花，把這三個賊押下去養起來，做我們的奴隸。以後，叫她們搬運珍珠，空

下來，唱歌給我們聽。(從好師母手裏拿過腰牌來)

桃 是。(接過腰牌來，結在三姝身上。)

(三姝被桃花揮押下。)

貴 這簡直太殘忍，太不人道了！瞧她們餓得這份樣子！

嬌 美人兒，花花公子在那兒了？

美 在桃花林里呢！

嬌 (把披的綢子揮給苦婆婆) 退朝！

苦 是。(送皇服下)

嬌 走，我們找花花公子玩兒去！

美 好的。

(滴滴嬌與美人兒走時，故意看看貴小姐。)

(貴小姐大爲傷心。)

闊 瞧這樣子還能讓她再做女皇麼？

富 非我們自己做不可了！

(闊太太往寶座走去。)

(富奶奶連忙搶上去)

(兩人各坐寶座之一半)

闊 別儘傷心了，我的貴小姐。

富 快來，商量商量皇位問題吧，要不，珍珠可要被人家偷完了！

貴 誰稀罕什麼珍珠，皇位（擦淚下）

闊 好，她只稀罕愛情，那末還是你我……

富 你我的珍珠還是相等！

好 我想說句老實話。

闊 好師母，應該是我，對不對？

富 好師母，是我應該，對不對？

好 老實說，你們誰做女皇，在我全是一樣的！

闊 你說我們兩個人一同做女皇麼？

富 不行，女皇只能有一個！

好 你們不能把各人囤積的珍珠數一數麼？看是你多，還是她多？

闊 對了，數一數！

富 好法子，好法子！

闊 我們兩個爭論了半天，怎麼不會想到數一數！

富 可是這麼多的兩囤珍珠，怎麼數得清呢？

闊 數一數可要累死我了，我可沒有這份精力！

富 我也不成，一定會弄得頭昏腦花，把數目全數錯了的！我沒有這份好耐性！

好 那你們就一輩子也休想爭論得完了！

富 怎麼辦？

闊 怎麼辦？

好 怎麼辦呢？你們不是有奴隸了麼？那就叫奴隸代你們數一數呀！

闊 你說鮫人她們三個？

富 噯，這怎麼行？叫她們數，就像叫黃鼠狼管鷄，貓數耗子！

闊 偷走一半，吃掉一半。

富 還會糟塌一半。

好 奴隸也得飽着肚子才能做工的。

富 讓吃珍珠的人數珍珠，這未免太冒險！

闊 還是我們自己去試一試吧。

富 好的，我們自己去數數看。

（兩人懶懶地下。）

好 嘿，兩條懶虫！兩條貪心的懶虫！

（好好先生急急忙忙來。）

先 你找我，說有一個祕密，什麼祕密？

好 大老爺，富翁他們，跟你在海灘邊上談些什麼呀？

先 哼，真是人心沒有足的時候，慾望沒有滿的時候。他們沒有珍珠的時候，拚着性命要珍

珠。等我代他們收集珍珠，把珍珠囤積得像山一樣高，海里沒有珍珠可收的時候，他們

又要我發明什麼機器來生產珍珠了！

好 你能發明這種機器麼？

先 他們希望我能夠的。

好 你真能夠麼？

先 怎麼樣？

好 這是一個祕密。

先 一個祕密？難道你能夠發明這種機器？

好 你不是說：海里的珍珠是老母珠珍珠媽媽生產出來的麼？滴滴嬌女皇要你弄一隻老母珠給她。

先 哼，滴滴嬌也一樣，一樣的貪心不足。有了皇位還不滿足，要想珍珠！

好 是那些有珍珠的想做女皇！滴滴嬌說：只要她珍珠多，只要她保得住皇位，她甘心情願……

先 闊太太跟富奶奶她們只要珍珠多，連把生命和魂靈交給別人，也是願意的。

好 你答應她們了麼？

先 在我，用電氣來收集珍珠，是我的興趣，我研究科學，科學發明的興趣。可是，我不願意給人家做發財的工具！

好 你已經做了人家的工具了！

先 這是偶然的。

好 可是滴滴嬌答應大大地謝我們呢！

先 闊太太她們也一樣這麼說了！

好 那你答應誰呢？

先 等我有了發明再講吧。

好 那你快去研究，快去研究呀！

先 瞧，你也變成貪心的人了！

好 你忘了這兒是女兒國呀！

(夫婦同下。)

(光變粉紅。)

(這邊，貴小姐獨行踽踽上。)

貴 愛情，愛情！

(花公子急切地找來。)

(貴小姐看他來，故意不理。)

花 高貴的小姐，你聽我說明！

貴 說明什麼？你去對美人兒說明去！

花 你聽我解釋！

貴 解釋什麼？你對滴滴嬌解釋去！

花 我說明，我解釋，一句話：沒有什麼，什麼也沒有。

貴 沒有什麼？

花 我表白，我宣誓，三個字：我愛你！我愛你！我愛你！

貴 真的你愛我？

花 千真萬確，萬確千真的真真，真真確確！

貴 可是，怎麼能夠叫我相信呢？

花 這，只能夠請你相信了！

貴 你的寶劍呢？

花 怎麼樣？

貴 去，拿你的寶劍來！

花 你要看我鬥劍麼？

貴 我要你殺死美人兒！

花 殺死美人兒？

貴 這是你的說明誤會，解釋誤會！

花 呵！

貴 還得殺死滴滴嬌！

花 還得殺死滴滴嬌？

貴 這是你的表白愛情，宣誓愛我！

花 呵！

貴 你不能麼？

花 不能！

貴 能，能！我要你能，你就得能！

花 呵，能，能，我能！

貴 那末去吧，快去拿你的寶劍來！

花 不能等到晚上麼？

貴 我現在在這兒等着你！（看他）去，像一個英勇的騎士，像一位威風的英雄！

（花公子畏畏縮縮，全非英雄氣概地下。）

（貴小姐幻想地走動。）

（遠遠地鳥在歌。）

（海在嘯。）

（音樂。）

貴 （歌）

一個騎士

一位英雄

爲了愛情

爲愛人爭回光榮

呵

他勝利地來了

發光的寶劍通紅

兩顆人頭

污辱他愛人的人頭呵

在馬鈴子下面滾動

(鼓聲。)

(舞台最前面的一個洞里探出一個男人——海將軍來。)

海 (上前施禮) 高貴的小姐!

貴 (驚) 呵!

海 恕我唐突!

貴 你是誰? (打量)

海 我不是馬上的騎士,我是海上的英雄!

貴 你來這兒幹麼?

海 請恕罪,我來尋找我的愛人!

貴 你的愛人?

海 是的，她雖然不像你天真，可也一般漂亮！她雖然不像你年輕，可也一樣大方！
貴 呵，她是誰呢？

海 我差點兒以爲就是你！

貴 請你珍重自己，我正生着氣呢！

海 呵，高貴的小姐，請你告訴我，爲什麼生氣？是爲了愛情麼？你愛的是誰？是他變了心呢？還是誰搶奪了你心愛的情人？

（花公子沒精打采地拿劍來，見狀大妒。）

貴 我不知道！

海 呵，高貴的小姐，你請你告訴我，我一定爲你去死！

花 （拔劍衝上）我跟你決鬥！

海 領教，一定領教！（拔劍還擊）

貴 別介，別介！

（兩人鬥起劍來。）

貴 （着急）別介，別介！

(兩人鏗鏗鏘鏘地大門共劍。)

(花公子非常不行，招架不住了。)

(貴小姐在一邊乾着急。)

(花公子退到桃樹邊去。)

(海將軍一劍打在小醫上。)

(鏗——)

(裏面一聲吠呼。)

(女皇又上朝了。)

貴
好了，來人了！

(兩人繼續鬥劍。)

(苦婆婆如前上，見狀呆住。)

(闊太太，富奶奶和好師母從一邊上。)

(桃花押着三姝跟在闊太太等後面。)

(光變火黃。)

(滴滴嬌捧着皇冠。)

(美人兒跟在後面給女皇披綢子。)

(大家呆住，看鬥劍。)

(花花公子的劍被打掉。)

嬌
住手!

(海將軍停止鬥劍。)

(花公子喘氣。)

(海將軍很神氣地插劍入鞘。)

嬌
(上去抱海將軍) 是你!

海
是你!

(兩人擁抱。)

(大家議論紛紛。)

嬌
好，我來替你們介紹!

花
請問貴姓……

嬌 這位是我的海將軍，這位是我們的花花公子。

(兩人將握手，花花公子看着自己手上的血。)

海 抱歉得很，傷得重麼？

花 血，有點血！

貴 血？你受傷了！(看他的手) 其實方才是誤會！

花 誤會，要解釋麼？

貴 瞧，你受傷了，我給你去包一包。(扶他走)

花 不必解釋了吧？(高興，又畏怯地拾劍。)

(兩人相扶下。)

嬌 (突然嚴重地) 諸位，現在我鄭重地宣佈退位，不做女皇了！

衆 不做女皇了？

(闊太太和富奶奶相互看。)

(大家看闊太太和富奶奶。)

嬌 現在請海將軍做我的攝政王，做我的傀儡！

衆 傀儡。

(海將軍大樂，做傀儡態。)

嬌 因為他有寶劍，有武器！瞧見麼？花花公子是他的敗兵之將，他征服了花花公子！

闊 可是珍珠……

富 他有珍珠麼？

(海將軍拔劍。)

闊 武裝接收？

富 那不是搶麼？

嬌 達令，我的海將軍！我們明天結婚，把所有的珍珠舖滿這桃花林，請大家跳珍珠舞！

(大家紛紛議論。)

富 這怎麼行？

嬌 怎麼不行？

(海將軍又拔劍作態。)

闊 這樣吧，珍珠味，我們把這些珍珠三一三十一的三份分，你跟海將軍一份，你（指富奶）我各得一份，怎麼樣？

富 這樣，這樣行麼？

好 馬馬虎虎，比沒有好些！

闊 怎麼樣？

富 只能馬馬虎虎了！

嬌 好吧，便宜了你們！

闊 致于皇位……

富 皇位怎麼樣呢？

嬌 這，你們問問他的寶劍看（宣佈）退朝！

（好師母急下。）

（滴滴嬌與海將軍依偎。）

（闊太太與富奶奶無可奈何地走。）

富 這怎麼辦？

闊 現在我們只能讓着她一點兒，我們應該拉攏她，聯合她了！
富 快去找我們的男人商量商量看！

（兩人急下。）

（光變黃。）

（剩下苦婆婆，美人兒與桃花三人竊竊私議。）

嬌 你們在這兒幹麼？

桃 請求皇上，我們三個既沒有珍珠，又沒有男人！

（音樂。）

苦 我們沒有珍珠

美 我們沒有男人

苦 我們要珍珠

桃 我們也要男人

美 請求皇上……

苦 給我們珍珠

桃 也給我們男人

嬌 呵，就把這三個鮫人賞給你們吧！

苦 非男非女

桃 半男半女

美 半女半男

嬌 半女半男，總比沒有男人強呀！

三人 可是珍珠……

嬌 珍珠以後再說吧。海將軍

海 達令！

嬌 請你去參觀參觀我的皇宮！

海 好的，好的！

（兩人相扶下。）

（三人與三姝對看。）

美 瞧，滴滴嬌一有男人，對我們的態度就不同了！

桃 她也有珍珠了！

苦 她的皇位也不動搖了！

(三人對看，再看三妹。)

桃 (扶珍珠) 我們去散散步。(兩人相扶下)

美 (扶珍珠) 我們去談談心。(兩人相扶下)

苦 (對鮫人) 我們有緣，你不會討厭我吧！

鮫 我，我們恨死你！

苦 恨我爲什麼？(出兩粒珍珠) 你餓麼？

鮫 (看了半天，接過來。) 謝謝！(吞下) 自從那一天，見了你之後，我們就倒霉！是你們帶來

了風浪，風浪帶來了災難！

苦 風浪，災難？

鮫 你們在海里佈滿了電網，我們不能下海去採珍珠，珍珠全給你們的電網收去了，我們

沒有了食糧！

苦 這，可不能怪我們，我們多數人也跟你們一樣沒有珍珠呀！

鮫 你們多數人爲什麼沒有？

苦 這，這只能怪好好先生呵，不，其實好好先生跟好師母一樣的是好好人！

鮫 好好人就是可憐虫，有的時候，也就是最可惡的壞人！

苦 唔，也可以這樣說。嗨，我問你：你們下海探珍珠，知道珍珠出在什麼地方麼？

鮫 珍珠出在珍珠島上。

苦 珍珠島？

鮫 珍珠島上有珍珠窩，珍珠窩就是珍珠的家，珍珠家里有珍珠的娘叫珍珠媽媽。珠媽媽養出小珍珠，小珍珠到海里來玩兒，我們就捉了來，就叫探珍珠。現在小珍珠全給你們的

電網採完了！

苦 呵，那末，我們要是能夠到珍珠島，找到了珍珠窩，到珍珠窩里去捉了珍珠的娘珠媽媽來，那我們不是就可以……（貪心的靈機大動）喂，桃花，喂，美人兒！來呀，快來呀！

桃 （與珍珠來）叫我？

美 （與珍珠來）幹麼？

苦 快來，你們快來，我們可以發財了，珍珠，我們的珍珠可以比闊太太，富奶奶她們更多了！

桃 真的？

美 別做夢！

苦 真的，一點也不是做夢，我有一個秘密，一個大秘密，好秘密，我們可以有珍珠，永遠有很

多很多的珍珠了。（捉住兩個頭耳語）

（三人耳語畢）

桃 好極！

美 就是我們（指）這六個人知道！

苦 誰也別告訴誰！別告訴闊太太，跟富奶奶，也別告訴滴滴嬌，她們全是些貪心不足的狠

心人！（美人兒和桃花點頭）好，我們六個人預備起來！

桃 （抱珍珠跳）珍珠！

美 （抱珍珠跳）珍珠！

—— 漸暗 ——

幕

第四幕

失掉魂靈

人：

苦婆婆

桃花

美人兒

大老爺

關太太

滴滴嬌

海將軍

富奶奶

富翁

貴小姐

花公子

舒先生

好師母

仙姑

鮫人

珍珠

珍珠

水隊長

水兵

時：

前一幕的次晨。

地：

海邊游艇。

景：

游艇甲板上。

舞台面爲游艇側面之前部。中樹一桅，帆捲繩懸。左方艙篷半露，艙門半掩。艙篷前後之舷道通後艙去。桅後舷欄，斜列至右方船頭，接看不見之海岸去。

(注：如船之裝置，能像傳說或古畫中八仙過海所乘的獬木船——一段盤根曲節的老柳樹，所謂桴的，似與八仙裝束更調和，恐怕不容易做到。)

幕：

幕啓時，水天光漸明，海天旭日。

沙鷗飛翔，海鷹呼嘯。

演區黃光漸明。

桃花非常不高興地憑欄遙望。

苦婆婆匆匆上。

苦 桃花，怎麼回事？

桃 怎麼回事？我們被出賣了。美人兒把我們出賣了，她把我們的秘密告訴了大老爺！

苦 美人兒！她是什麼居心？出賣我們的秘密！

桃 是何居心！還不是爲了討好大老爺，希望大老爺愛她！

苦 美人兒！真是墊高枕頭睡偏了腦袋，癡心妄想，想大老爺愛她。大老爺這就愛她了麼？

桃 愛她？你瞧着好了，現在大老爺，闔太太，滴滴嬌，富奶奶她們，用我們的秘密發財方法，忙

着發財了，有美人兒的份麼？

苦 美人兒真是何苦來！

桃 這叫癡心女子負心漢！

苦 昨天晚間，我從鮫人那兒打聽到了這個祕密，要是不告訴美人兒，也不告訴你……

桃 我又不曾出賣祕密咯！

苦 要是我們昨天不把這祕密告訴美人兒，那末，今天一早，趁好好先生的電網還不會下海之前，你，我，跟鮫人，珍珠，五個人，一同下海去，到珍珠島去找珍珠窩，把珍珠的娘珠媽媽捉了來，讓她養小珍珠，那我們的珍珠，嗨，那時候，那還了得！現在……

桃 現在我們完了，人家用我們的方法去找珍珠發財了！

苦 噫，真是天財不富命窮人！

桃 這是他們的貪心，俗話說：有金娃娃的想有金山。這叫有了珍珠，再想有珍珠的媽媽！

（美人兒化好一半古裝匆匆上。）

美 嗨，你們在這兒幹麼？快去化裝呀！
苦 化裝？

美 你們再不化裝，可就來不及了！

桃 我們既不唱戲，又不想跟什麼大老爺結婚，化什麼裝？

美 嗨，你們不快去，可要來不及了！這隻游艇，海將軍這隻游艇，馬上就要往海里開了！

苦 美人兒，我問你，你出賣我們，算是什麼道理？

美 出賣？

桃 別裝傻了，美人兒！我問你：他們怎麼會知道到海里去找珍珠島？怎麼會知道到珍珠窩

里去捉珍珠的娘珠媽媽的？

苦 是你出賣祕密，出賣了我們，是你告訴大老爺的！

桃 爲了討好大老爺，爲了你這一錢不值的愛情！

美 我不跟你們吵，我勸你們把這嚷嚷的功夫趕快去化裝，裝扮仙人吧！

桃 化什麼裝？

苦 裝扮什麼仙人？

桃 我恨不得一拳打死你！

苦 我恨不得一口咬死你！

桃 要不，現在我們已經在海里找到珍珠島，找到珍珠窩了！

苦 也許已經捉到珍珠的娘珠媽媽了！

美 哼，你們說得多容易！輕于容易找到珍珠島麼？

苦 爲什麼不能到？

桃 我們有鮫人跟珍珠珠在海里引導呀！

美 就使找到了珍珠島，輕于就能上去麼？

苦 爲什麼不能？

桃 爲什麼找到了還不能上去？

美 這就所以要化裝，要裝扮成仙人了。其實，你們非但不應該罵我出賣祕密，不應該怪怨

我把這祕密告訴大老爺，你們反而應該感謝我，大大地感謝我的！

苦 我代你臉紅呢！

桃 毫不知道羞恥！

美 漫罵不能勝人，發脾氣不會成功大事的。

桃 你勝過闊太太了？你成了大事了？

苦 屁！（伸一隻小姆指給她）

美 好，由你們去，你們一會兒就會知道的。

桃 知道什麼？

苦 你說！

美 鮫人她們只知道東海里有珍珠島，可不知道珍珠島是什麼人的！

桃 自然是珍珠的娘珠媽媽的咯！

美 才不呢！昨天我把這秘密告訴大……呵，昨天他們知道了這個秘密之後，就打算用海

將軍這隻游艇航到海里去，照我們的方法去捉珍珠媽媽。可是仙姑來了一說，大家

才知道……呢，你們知道仙姑怎麼說？

桃 是仙姑點化說，要化裝麼？

美 對了，仙姑說：不裝扮成仙人，去了也是白去的。

苦 爲什麼呢？

美 仙姑說：珍珠島是仙人的，是八洞神仙，就是八仙過海的八位仙子住在那兒。

苦 呵，八仙過海的八仙。

桃 難道八仙過海東去，就是到東海的珍珠島上去的麼？

美 對了，一點也不錯！仙姑說：像我們這樣的人不許去。仙姑還是那一次，我記不起她說是八仙慶壽，還是王母娘娘過生日那一次，她去過了一回。

桃 那末，現在我們怎麼去呢？

美 所以要化裝了。仙姑說：大家化裝，裝扮成仙人。一會兒仙姑再來替我們施點仙法，替我們換幾根仙骨，另外再給我們一點仙氣，這才可以上珍珠島去。

苦 呵，那末，我們……

桃 我們怎麼辦呢？

美 趕快去化裝吧！要來不及，趕不上了。

桃 我們怎麼化裝呢？

苦 我們裝扮什麼呢？

美 仙姑把我們要用東西，化裝仙人用的東西，全預備好了！

苦 桃花，我們快去吧！（拉桃花）

美 （也拉住桃花）慢着，你們不謝謝我？

桃 等我們化裝好了再謝你吧!

美 不成,得先謝謝我!

桃 我們怕要來不及。

苦 趕不上了!

美 先謝謝我!

桃 你先放了!

美 說不說?

桃 說,說!

苦 一定說。

(美人兒放手,做着等她們感謝的姿勢。)

(桃花急拉苦婆婆下,頭也不回。)

(生氣)這兩個忘恩負義的東西!

(大老爺化裝了呂洞賓,手執拂塵,背上插一把寶劍,悠然上。)

爺 我的美人兒,你看我裝扮得像不像仙人?

美 像極了，像極了呂洞賓！

爺 真的？

美 真的，再像沒有了，比呂洞賓本人還要像得多！

爺 我的美人兒，你化裝什麼仙人？

美 我現在還沒有完全化裝好呢。你猜猜看，（做媚態）猜猜我化裝那一位仙人？

爺 韓湘子？

美 瞧，你這人呀，真沒有一點兒人心肝！

爺 沒有人心肝，我這兒不是人心肝，難道是狼心狗肺麼？

美 唔，差不多。

爺 豈有此理，你這才叫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

美 至少你還是不愛我！

爺 瞎說，本仙子呵，小仙素來普度衆生，沒有一個女人不愛的！

美 那末，我問你，呂洞賓最心愛的是誰？

爺 小仙度過的女人可多了。酒醉岳陽樓，曾經三戲過白牡丹！（戲弄她）

美 誰希罕，白牡丹不是正仙。在八仙，正式的八仙里面你愛那一個？

爺 美人兒何仙姑。

美 對了，我就要做何仙姑，我知道你愛何仙姑，所以我化裝了何仙姑！（更做媚態）

爺 來來，我們來試試看！

（闊太太化了男裝小生韓湘子，手執雲笛，上見狀立視。）

美 （撒嬌）不，我現在還沒完全化裝好！（可是就上去了）

爺 唔，眉毛，眉毛尖上還帶着幾分俗氣，來，讓小仙呂純陽度度你，給你幾分雅骨，加些兒仙

氣！（對之做狎態，念念有詞。）美人兒，我的美人兒！

美 咳！

闊 吠！

（兩人尷尬地急分開。）

美 吠什麼？

闊 誰跟你說話來着？（對大老爺）你這死鬼，鬼東西！

爺 （揮揮拂塵，躬身一揖。）請韓湘子大仙說話帶些仙氣，別，別……

闊 別怎麼樣？

爺 就使要罵人，也別太俗氣了！滿口俗話！

闊 呔，裝還才化好，就擺起仙人的架子來了！

爺 小仙乃呂洞賓純陽仙子是也！

闊 叫你化裝藍采和和你偏不肯，一定要做呂洞賓，原來想三戲白牡丹！

美 三戲白牡丹便怎麼樣？

闊 什麼稀奇？妖精，鬼怪，柳樹精，梅花精！

美 你自己呢？

闊 我怎麼樣？呔！

美 呔！

闊 我怎麼樣？你配來跟我比麼？你問問你自己，你那點兒配？

美 那點兒不配？

闊 不配，不配，一千個一萬個不配！

爺 呔，呔，呔！

美 別太得意，沒有我，你能有今天，有此刻麼？

闊 呔！怎麼說？我有今天，有此刻，難道還沾了你的什麼光？

美 你問問他！

闊 這倒要請教請教了！難道說……

爺 得了，得了，大家別追根究底的鬧不清了！

闊 我要追根，要究底，我要鬧鬧清楚，你跟我之間，或者她跟我之間，難道……

爺 二位仙子請了，你們再要這樣鬧下去，那貧道的寶劍，可就要……（一面咳嗽，一面撫劍。）

闊 我可不跟你開玩笑！我最後警告你：要有她在一道，我跟你可沒有完……

爺 其實，你今天應該讓着她點兒，因為……

闊 讓着她點兒？呔，要我讓着她點兒？

爺 因為今天我們能夠到珍珠島去，全是她的功勞。

闊 與她有什麼相干！

美 要是我不把這祕密告訴出來，你們能知道去捉珍珠媽媽這回事麼？

闊 不是仙姑點化，知道了也是白饒，有什麼用處？

爺 可見她告訴我們是一片好心呀！

闊 誰希罕，她不說出來，桃花也會告訴我的。

爺 現在好了，我們這一去，到了珍珠島，捉到了珍珠的娘，我們可以用機器幫她生產小珍珠，用機器製造珍珠，一定比好好先生用電網捉珍珠，來得快，來得多。到那時候，所有的珍珠全歸你，好不好？

闊 她呢？

爺 她，唔，她……

美 我可不答應……（走了）

闊 哼，怎麼說……

爺 反正她走了，隨便你愛怎麼說就怎麼說吧！

闊 我再一次警告你：我跟她沒有完！有她沒有我，有我沒有她，我跟你沒有完！

爺 別，別……呃，他們來了，有人來了！

闊 我不管，我說了跟你沒完就沒完！（用笛子打他）

爺 別，別了……（用拂塵招架）

(兩人像鬥劍似的一來一往。)

(海將軍化裝了張果老，捧道筒魚簡上，見狀，用魚簡擋住對打的兩種武器。)

海 [One for three, three for one!]

(滴滴嬌化裝成何仙姑，撐一朵荷花，嫵婷上。)

嬌 嚇，你們這不是八仙過海，倒像表演三劍客了！

(三人笑，收回武器。)

海 [One for three, three for one!] 哈哈！

闊 (對滴滴嬌) 你看我化裝的怎麼樣？

嬌 你還有錯麼？女扮男相，韓湘子，真是最合適沒有了！我呢？

闊 你真像何仙姑！(陰謀地) 可是爲什麼裝扮何仙姑呢？

嬌 怎麼，何仙姑不好麼？

闊 好是好，我担心你這何仙姑恐怕當不成呢！

嬌 爲什麼，我們八個人，講定每人化裝一個仙人的。所以我化了何仙姑。

闊 可是另外有人已經化裝好了。

嬌 誰怎麼不早通知我，讓我好化裝別的仙人。

闊 要是這麼一個人，成心要跟你比一比呢！

嬌 這可不成，開我的玩笑，我可不答應！你告訴我，是誰？

爺 沒有誰，沒有誰！

闊 好，等着瞧吧！

嬌 我可不答應！

海 瞧，來了，來了！

闊 哈哈，鐵拐李，再像沒有了！

（富翁背葫蘆，挂拐杖，蹣跚上。）

翁 嘿，嘿，嘿，嘿！

闊 富翁，這真是你的專利！

翁 好說，好說！

嬌 （近上去）富奶奶，你長了鬍子了。

（富奶奶出乎意外的扮了個漢鍾離，手揮桃葉扇。）

富 換個樣子好玩兒些，你們說是不是？

嬌 連我都不認識了，這是那位仙人？

闊 漢鍾離，好玩得很！

翁 還有些誰，怎麼不來？我這腿兒，我這腿兒，得坐坐才好。

闊 你這葫蘆可不是現成的沙法椅子麼？

翁 這不成，我這法寶葫蘆，坐癩咯可不像樣。

海 時候不早了，咱們可得開船了。

嬌 水手，多安排好了沒有？

海 安排好了，三名漂亮水手。

嬌 水手有什麼漂亮不漂亮的。

海 鮫人，珍珠，這還不夠妙的？

闊 爲什麼用鮫人她們呢？

海 她們熟呀。

翁 我怕天會下雨。一鬧天氣呀，我這腿就痛，抽筋！

爺 我也腰痠！

闊 船還沒開，別說這些不吉利的喪氣話。
海 唔，不一定，瞧，海雲連天，怕真會有風暴。

（大家看天。）

（太陽光燈消失。）

（白雲奔騰。）

（貴小姐扮了個藍采和，手托小花籃。）

（花公子扮的是曹國舅，敲着滴滴答答的檀板。）

（兩人親密地扶着。）

花 （唱）「那邊唱到這邊來，恭喜大家大發財。珍珠鳥，珍珠採，採了珍珠笑嗨嗨！」

（大家笑。）

貴 我說你這樣子不像一個仙人，倒像一個沿門討口的叫花子了！

六 （哈哈大笑）曹國舅，仙子請了！

花 諸位仙子請了！

六 藍采和仙子請了！

貴 請了！呵，不來了，我不來了。

翁 咦，怎麼了？

貴 瞧，大家，這像個什麼樣子呀？

嬌 仙人，我們是八仙呀。

貴 不來，我不來。

花 挺好玩兒的。

貴 不好玩兒，我說它不好玩兒它就不好玩兒！

爺 其實，天底下的事情，不好玩兒的，也就是挺好玩兒的。

闊 我的貴小姐，可別又發你那份兒貴小姐脾氣來掃興好不好？

翁 掃興倒還是事小，到不得珍珠島，捉不着珍珠她媽，那她媽的才洩她媽的氣呢！

貴 誰希罕，誰在乎什麼珍珠不珍珠！

闊 你只要愛情，愛情是你的一切，真沒有出息！

貴 你們要是再說我，我就不去了！（走）我真的不高興去了！

花 我不是陪着你一道麼？

海 貴小姐，我們願意侍候你。

嬌 對了，你們男的可得多侍候着點兒！回頭到了仙人跟前發起貴小姐脾氣來，得罪了仙人，可不是玩兒的。

翁 我說，我們這次去，到了珍珠島，逮了珍珠她媽回來，我們可多麼美呀！

（音樂。）

富 （拍拍扇子） 我們捉到了珍珠的娘

（花公子的檀板答答。）

嬌 要她拚命把小珍珠養

（海將軍的道筒噠噠。）

翁 我們用機器幫她生產

（檀板答答。）

闊 要她就像機器一樣

（道筒噠噠。）

海 每天生產幾萬粒

(答答)

爺 每夜生產幾萬雙

(嗒嗒)

貴 要那麼多珍珠幹什麼

(答答)

花 你不知道珍珠的用場

(嗒嗒)

八 那時候用不着好好先生的電網

(花公子檀板答答)

(海將軍道筒嗒嗒)

(闊太太用雲笛敲富翁的葫蘆二下)

(富翁用拐杖觸地兩聲)

八 好好先生就沒有了用場

(音樂停。)

(好好先生拿着幾件衣服倉皇奔來。)

先 糟糕，糟糕！

八 怎麼了？好好先生！

先 糟糕！你們多化裝好了，我化裝什麼呢？我沒有可以化裝的了！

(大家看着他。)

先 (看着大家) 糟糕！(想) 我化裝曹國舅。

花 (答答) 不行！

先 糟糕，那我化裝漢鍾離！

富 (揮揮扇子) 那怎麼行！

先 糟糕！那末我化裝何仙姑。

嬌 (示荷花) 你想跟我比一比麼？

先 糟糕，這我只好化裝鐵拐李了。

翁 (用拐杖敲敲他的腿) 唧唧，你這腿行麼？

先 糟糕，那末韓湘子呢？

闊 別，別搶到我頭上來！

先 糟糕！張果老呢？

海 （道筒噠噠）……

先 糟糕，只有呂洞賓了！

爺 當心我的寶劍！（拔出劍來）

先 （駭退）糟糕！

八 （笑）哈哈！

先 完了！

貴 好好先生，這兒倒還有一隻花籃，你願意要，你就拿了去吧！

先 你，你已經是藍采和了，還有我的份兒麼？（他呆住了）

闊 瞧，何仙姑的份兒來了！

嬌 我可不答應！

（大家注視。）

（美人兒和好師母上，她們倆全是何仙姑，只各缺一支荷花。）

嬌 （迎上去，興問師之罪。）怎麼，你們兩個居然也化裝了何仙姑？

好 不是仙姑點化我們，大家化裝仙人麼？

闊 請問你們仙姑可曾說你們化裝何仙姑來着？

美 化裝了便怎麼樣？

嬌 我早就化裝好了！

闊 請問八個仙人裏面有幾個何仙姑呀？

嬌 別妄想，死魚眼睛混在珍珠裏，以假冒真！有真的在這兒了！

好 誰是真的？

嬌 我是真的。

美 呵，你是真的？

嬌 你們是假的！

好 我們爲什麼是假的？

嬌 因爲你們是假的，所以你們是假的。

好
哼!

先 哼! 你們自己也不想一想, 簡直的忘了自己, 忘了自己的生辰八字了, 你們也配做何仙

姑?

好 你配你自己?

美 一個不折不扣的好人兒, 好好先生!

先 我心理上, 靈魂上, 無形之中, 我早就成了仙人了!

衆 (大笑) 哈哈!

(桃花披了件古裝匆匆來。)

(苦婆婆跟在後面還沒化妝。)

苦 桃花, 我找不到衣服, 可真要來不及了!

先 來得正好, 這給你! (把衣服給她。)

苦 謝謝, 謝謝。你真是好好人! (連忙披衣, 長及地。)

桃花, 你看這像麼?

好 桃花, 你是真的還是假的?

桃 什麼真的假的?

好。你問問他們看！

桃 請問什麼真的假的？

闊 (對滴滴嬌) 你應該宣佈了！

嬌 你宣佈一下也一樣。

闊 不，你是我們女兒國的女皇，應該你！

海 (走出來開一個場子) 現在人到齊了，等仙姑一來，施點仙法，給我們一點仙氣，我們這仙船，就可以開往仙海去找仙島，捉仙珍珠了。在開船之前，女皇有命令。(對滴滴嬌行

海軍禮) 請女皇命令！

衆 女皇萬歲！

嬌 這是方才御前會議的決定：就是這次去找珍珠島是一種冒險，一種探險。所以去的人越少越好。

(八仙之外的人相顧)

好 這是他們的私心，貪心！

先 欺負我們好人！

闊 桃花，你們兩個人私心想瞞着大家去發財，現在罰你們不許去！

（兩人非常失望。）

美 我有功勞，我應該可以去了！

爺 你當然可以去！

闊 她去？我跟你就沒有完！

（兩人又幾乎打架。）

（海將軍勸開。）

桃 美人兒！

苦 你出賣了我們！

（桃花和苦婆婆揶揄美人兒。）

美人兒，怎麼樣！

美 桃（憤然下）我自有的辦法！

（桃花跟下。）

（好好先生夫婦私議，正要說話。）

嬌 現在我們用不着好好先生的電網了，所以請你們兩位也不必去！

好 我們兩個是好好人呀，你們對好人，不可以這樣子的！

闊 你們見這世界上有好人發財的麼？

翁 好人，好人根本沒有發財的份，因為發財的權利並不屬於好人！

好 不公平，這太不公平了！

先 人，不可以太貪心！貪心的人就不是好人！

桃 仙姑來了！

苦 仙姑救救我們！

（光變綠。）

（仙姑突然出現，手執一瓶。）

衆 仙姑！

姑 你們全裝扮好了麼？

八 你瞧！

姑 好！

苦 仙姑，我還沒有化裝完。

姑 很好！

先 仙姑，他們不讓我化裝。

姑 很好，很好！

先 很好？

（苦婆婆與好好人莫明其妙。）

（桃花溜下。）

八 請仙姑施仙法，給我們仙氣！

（音樂。）

姑 （做人做鬼地做種種動作，口中念念有詞。）

（各人靜觀。）

姑 你們爲什麼裝扮仙人

八 因爲珍珠島上住着仙人

姑 路上有魔鬼

你們可會知情

魔鬼

八 魔鬼就是妖精

妖精專吃人的魂靈

八 魂靈

姑 魂靈

每人一個魂靈

魔鬼沒有魂靈

魔鬼專吃人的魂靈

珍珠島上八仙壽慶

我遇見過魔鬼妖精

王母娘娘的生辰

我也遇見過魔鬼妖精

牠們收不去我的魂靈

因為我是仙人

八 請仙姑施仙法

把我們變做仙人

姑 你們現在很像仙人

只是還有着討厭的魂靈

八 怎麼辦呢

我們這討厭的魂靈

姑 交給我

交給我

你們的魂靈

八 交給你

我代你們保存

代你們保管魂靈

我用這個小瓶

保管得非常小心

等你們發財回來

找到了珍珠的母親

再把各人的魂靈

交還給你們本人

八 請問仙姑怎麼個交法

怎麼樣交出我們的魂靈

姑 手續非常簡單

一點兒不麻煩死人

先在瓶上打個手印

再在瓶底寫個姓名

從此你們就變成了仙人

不用怕什麼魔鬼妖精

來來（走近船門）

到裏面去打個手印

到裏面去寫個姓名

寄托了魂靈就是仙人

不用怕什麼魔鬼妖精

(八仙之內除賈小姐、花公子和大老爺三人外，一擁進齋。)

爺 請問仙姑

一個人沒有了魂靈

還能不能忌妒

專門忌妒別人

姑 沒有了魂靈

才更能忌妒

處處忌妒別人

嚇啞啞

(大老爺失望地入。)

貴 請問仙姑

一個人沒有了魂靈

還能不能戀愛

還有沒有愛情

姑 沒有魂靈的人

才能專門戀愛

把戀愛當做正經

(花公子急扶貴小姐入內。)

姑 (見留下的三人) 你們你們這些好人

爲什麼不去交托魂靈

苦 我們是好人

好 好人交不出魂靈

魂靈就是良心

先 沒有了良心

怎麼能做好人

姑
嘿嚇嚇

魂靈

良心

好人

嘿嚇嚇

(仙姑持瓶入內。)

(音樂停。)

(光變黃。)

怎麼樣?

好
苦
先
我們走吧!

走，我們帶着魂靈，本着良心，安安份份，做個好人!

(三人挽手上岸去。)

(滴滴嬌和闊太太送仙姑上。)

嬌 辛苦，辛苦！

姑 再見，再見！

闊 請仙姑同我們一道去不好麼？

姑 不，我那有功夫忙得很！我要普度衆生。普度衆生的工作，要緊呀，要緊！

嬌 辛苦，辛苦！

姑 順風，順風！

闊 托福，托福！

姑 你們回來的時候，我一定在這兒歡迎，把魂靈交還給你們！

（兩人同聲：「謝謝。」）

姑 （抱瓶滿意而去）嘿，嚇，嚇！

（海將軍上。）

海 開船了，我們這三位漂亮的水手呢！珍珍！

（珍珍水手裝上。）

嬌 珠珠！

闊

鮫人!

(珍珠水手裝上。)

海

(鮫人水手裝上。)

(指揮) 開船了!

(三姝動作起來。)

(游艇浮動。)

(水浪燈光。)

(海岸風景變動。)

(水聲。)

(船聲。)

(風聲。)

海面上風浪大得很，我們進艙去休息休息吧!

瞧，那面的一片黑雲!

海里常常有的。

闊 但願要順風才好！
海 一定，一定！

(三人進艙去。)

(音樂。)

(光變藍。)

(三姝作水手舞。)

(水浪燈光變幻。)

(水聲。)

(船聲。)

(風聲。)

三 (三姝作種種船舞之後，唱：)

水急

浪高

風呼嘯

海茫茫

路迢迢

飢餓難熬

何處是珍珠島

珍珠窩里求一飽

何處是珍珠島

珍珠窩里求一飽

海茫茫

路迢迢

飢餓難熬

風呼嘯

水急

浪高

(三姝歌舞下。)

(音樂停。)

(光變黃。)

(水聲。)

(船聲。)

(風聲。)

(美人兒偷偷地出來，背對觀衆，憑欄遠眺。)

(桃花也偷偷地跟上，輕拍美人兒肩。)

(美人兒駭一大跳。)

美 桃花，你駭了我一大跳！我的魂……

桃 魂？你幹麼這樣怕？

美 她們知道你在船上麼？

桃 不知道！你呢？

美 我是躲在後面艙里的，方才我以爲你是他們了，差一點魂兒沒給你駭掉！

桃 你還有魂靈麼？

美 怎麼？你沒有魂靈？

桃 我有，可是她們全沒有魂靈了！

美 他們的魂靈呢？魂靈到那兒去了？

桃 瞧，她們來了，我們快去躲起來。躲起來我再告訴你吧，當心魔鬼！

美 魔鬼？

桃 吃人魂靈的妖精！

（兩人偷偷地下。）

（關太太和滴滴嬌上。）

關 船里悶得很！

嬌 這里風浪大得很！

關 可是風景却太美麗了，你瞧，那邊這塊烏雲像什麼？

嬌 像一條龍，一條黑龍！

（其餘的仙人陸續上。）

各位仙子請了！

請了！

各位仙子，我們在這仙船上，幹點什麼玩兒呢？

除了吵架相罵，我都贊成！

我們已經一半是仙人了，還吵什麼架，相什麼罵！

我們現在是八仙過海，就來「八仙過海」好不好？

好的，好的！

怎麼樣來法，我怕不成吧，我這腿今天特別不聽話，怕是天氣的關係。

我的腰也痠痛得很！

別洩氣，大家來樂一樂！

我們來跳八仙舞吧！

好的，讓我們高貴的小姐領頭！

我有一個提議，現在我們是仙人了，應該相互稱呼仙人的名字。

對了，回頭別到了珍珠島，見了真的仙人，還叫喚原來的名字，露出馬腳來，給真仙人看

出漏洞，那要前功盡棄了！

花 那末，藍采和仙子請了！

（貴小姐捧花籃上前。）

貴 曹國舅仙子請了！

（花公子拍檀板上前與貴小姐成一對。）

闕 何仙姑仙子請了！

（滴滴嬌擎荷花上前。）

嬌 韓湘子大仙請了！

（闕太太用雲笛一揖，兩人一對。）

海 漢鍾離仙子請了！

（富奶奶揮扇上。）

富 張果老大仙請了！

（海將軍對揖成一對。）

爺 （轉身一揖，見沒有人，落一空，大家笑。）

翁 小仙李鐵拐來也！

(富翁拄杖上)

爺 鐵拐李大仙請了！

翁 呂洞賓仙子請了！

(互揖成一對)

(音樂)

(八人作八仙舞)

(每人唱一句)

貴 飄飄然

花 過海東去

闍 過東海

爺 抓一隻大母珠

嬌 用機器

海 幫她生產小珍珠

翁 一天一萬粒

富 一夜養了無其數

(音樂過門)

(天幕光變灰綠)

(雷聲)

(風暴聲)

(水浪)

嬌 怎麼了?

(各人相互看)

(風聲大)

(水聲高)

(烏雲滿天)

(閃電)

(雷聲)

海 不好了！風暴，風暴來了！

（各人驚慌。）

（水聲更高。）

（風聲更急。）

（閃電更多。）

（電聲更響。）

（船身掀動。）

衆 怎麼辦？

海 鎮靜，大家鎮靜！

（聲光越來越厲害。）

（船身掀動越大。）

（衆人驚慌紛亂。）

海 靜，大家別動！

（可是各人更亂。）

(鮫人, 珍珠來。)

衆 怎麼樣? 怎麼樣?

三 大風暴, 船不能走了!

(各人跌, 挫, 倒起。)

海 有什麼法子想麼?

三 風暴!

海 你們是我們的水手, 你們快想法子呀!

三 逃命! 快逃命!

(聲。)

(光。)

(船。)

衆 (拉住三妹) 救命, 想法子救命!

三 各人救自己!

衆 (一齊跪下) 仙姑! 仙姑救救我們呀! ……

(在極大的聲，光與船的震動下。)

——光漸暗——

——聲漸靜——

——漸明——

(海天空中顯出一條七色的虹。)

(風平浪靜。)

(船上沒有人影。)

(沙鷗飛翔。)

(海鷹呼嘯。)

(水聲。)

(船開動聲。)

(八仙自艙內陸續出。)

闊

可把我的魂駭掉了!

嬌魂? 我們根本沒有魂靈了, 還駭掉什麼?

海 幸而我們沒有魂靈！

花 魔鬼！方才這風暴！

富 魔鬼，一定是仙姑說的妖精！

爺 是來吃我們魂靈的，幸而我們大家都沒有了魂靈！

（各人相互看，安慰。）

闊 仙姑可真是仙法無邊！把我們已經變成不怕魔鬼的仙人了！

貴 再來這麼一下，我可受不了！

嬌 好了，魔鬼來過了，去了，前面可以一路平安了！

翁 魔鬼也罷，妖精也罷，反正過去了，我們還是來作我們的樂！

衆 對了，我們繼續八仙舞！

（音樂。）

（八仙舞。）

貴 飄飄然

花 過海東去

翁 過東海
爺 抓一隻 母珠
闊 用機器
嬌 幫她生產小珍珠
海 一天一萬粒
富 一夜養了無其數
貴 小珍珠
花 大珍珠
闊 珍珠
爺 珍珠
嬌 大珍珠
海 小珍珠
翁 珍珠
富 珍珠

(音樂過門)

(八仙哈哈狂笑)

(繼續狂舞)

(水聲)

(風聲)

(人聲)

(鎗聲)

(音樂停)

口令!

(舞停)

衆口令?

嘭嘭!(槍聲三響)

(各人相顧失色)

聲
檢查! 搜查!

衆 呵，魔鬼妖精又來了！——！

（八人分作四對相抱，木然立。）

（另一船靠攏聲。）

衆 不要害怕，好在我們沒有魂靈！

（跳上來一位水軍隊長。）

（四兵跟上。）

水 舉手！（以手鎗對八仙）

（八仙舉手。）

水 （指揮跟上來的四位水兵）看起來，把他們多給我看起來！

（四兵分別看守兩排仙人。）

（八仙垂手相顧。）

水 （對第五兵）進去檢查，搜查！

（第五兵應聲：「是！」進後艙去。）

水 你們是些什麼人？（逐一欣賞）怎麼多是些似人非人，像鬼怪又不像鬼怪的東西！

八 我們是仙人！

水 仙人？！簡直是怪物，我說你們不是人，不成東西，是鬼怪，怪頭怪腦的怪物！

（第五兵押美人兒，桃花和鮫人等三姝來。）

兵 報告隊長：後艙里躲着這兩個女人！

水 呵，原來也是兩個怪物！把她們也看起來！

美 唉，完了，桃花，我們完了！

桃 糟糕，我們的魂靈……

水 不許說話！（看三姝）這三個水手！

富 （指美人兒和桃花）她，她們兩個有魂靈！

水 有魂靈？怎麼，你們沒有魂靈麼？

八 沒有，我們沒有魂靈！

闊 她們兩個有魂靈。喏，這位美人兒，請你先把美人兒吃了吧！

美 大老爺，救救我！

桃 救命呀！

爺 誰叫你們有魂靈的呢！

水 你們真的沒有魂靈？

花 一點兒也不騙你，我們的確沒有魂靈！千真萬確，萬確千真，的確確，確確真真，沒有魂靈！

水 （看兩邊）呵，怪不得你們似人非人，像妖怪又不像妖怪，不成東西了！原來你們沒有魂靈！（面對觀眾）我問你們：沒有魂靈，還能算是人麼？

翁 我們已經老早就不是人了！

七 我們是仙人！

水 呸！簡直是一羣沐猴而冠的傀儡！

海 一點兒不錯，我是傀儡！我是女兒國的傀儡！

水 你們全是傀儡戲里的傀儡！

海 （辨認水隊長）呀——？你，你不是水隊長麼？

水 你是誰？

海 哼，水隊長，你好大的胆子！居然連我都不認識啦！

水 誰認識你這怪物，怪東西！

海 可是我認識你，海軍的軍法認識你！

水 你是什麼東西！

七 他不是魔鬼，不是妖精麼？

水 你們自己才是妖怪鬼怪！

海 怎麼回事，連我自己也鬧不清了，他是水隊長，明明是我的部下，我部下的一個小隊長！

嬌 他既然是你的部下，你既然是他的上司，那就應該把他軍法從事呀！

六 對了！軍法從事！

海 唔。（威嚴地）一定得軍法從事！可是他認識我，叫我有什麼辦法呢？

嬌 你快把仙人衣服脫下來呀，里面不是有你的海軍制服，海軍符號，海軍勳章麼？

六 對了，你快把仙人衣服脫下來！

（海將軍脫仙人衣服，可是脫不下來了。）

海 奇怪了！這件仙人衣服，穿上去倒挺容易的，可是要脫，要脫下來，好麻煩呀！糟糕，現在簡

直就脫不下來了！

七 (同時脫衣,各人脫不下來。) 咦,奇怪!真的脫不下來了!

水 哈哈,得了,妖魔鬼怪,別顯原形吧,別丟醜了!(走到中間去,問三姝。) 你們呢?

鮫 我們是水手!

珠 我們是奴隸!

水 奴隸?

珍 他們搶走了我們的食糧,他們強迫我們做奴隸,做水手!

水 (對美人兒和桃花) 你們呢?

美 (解開了仙人衣服) 我們脫得下來!

桃 (也解開了衣服) 因為我們有魂靈!

八 請你把她們兩個吃了吧!

水 (向左邊) 你們為什麼沒有魂靈? (向右邊) 你們的魂靈呢?

八 交給仙姑了!

水 為什麼把自己的魂靈交給別人? 你們這些出賣魂靈的混蛋!

四 (左邊四位仙人) 爲了到東海去!

四 (右邊的四位) 到東海去找珍珠!

東海? 東海是什麼鬼地方? 東海可以去麼? 東海是人去的地方麼? 你們這些醉生夢死的東西! 你們爲了想珍珠, 想發財, 想昏了, 就不惜出賣魂靈! 出買魂靈, 就是出賣良心呀! 出賣了寶貴的魂靈, 沒有了做人的良心, 還是人麼? 你們還對得起自己, 對得起父母, 對得起祖宗麼? (走過去) 來呀! (指) 除了水手, 這三個奴隸, 跟這兩個有魂靈的人之外, 把他們全解決了!

(兵士們刀對八仙)

(水隊長舉鎗)

(鼓聲一通)

(兵士舉刀)

(鼓聲二通)

(仙人舉手, 抖, 抖, 抖)

(鼓聲三通)

(一聲慘叫)

(燈光暗。)

(台下冒起一團煙火。)

——幕急下——

第五幕

醉死夢生

人：

仙姑

闊太太

貴小姐

滴滴嬌

富奶奶

好師母

桃花

苦婆婆

鮫人

好先生

花公子

時：

第一幕之次日早晨。

景：

同第一幕。

幕：

舞台燈光漸明。

天已亮。

第一幕開始時的窗簾，日歷。

窗外依然是雪壓枯枝。

臘燭燒完了剩着一些些餘燼。

爐中香煙熄滅。

各人睡在原來的位置上。

仙姑伏在榻上。

鷄唱聲。

外面車輪聲。

各人夢中驚悸，半醒。

好師母與苦婆婆先醒，相互看，回想。

苦 (輕聲) 好師母，你記得麼？

好 什麼？

苦 夢！

好 夢，你也做夢來着？

苦 我做夢來着。你沒有？

好 一個大夢！

(二人回想夢中。)

苦 夢里，我年輕了，跟她們 (指滴滴嬌等) 一個樣子，一道玩兒！

好 我呢？呵，多了，好像是大家……

(桃花醒，驚住。)

桃花！

桃花！

桃 駭死我了！(茫然)

好 怎麼回事？

苦 你醒了，桃花！

桃 (指) 她們，她們恐怕不會醒了！(回憶) 呵，嚇死我了！

苦 怎麼樣？你做了惡夢麼？

桃 惡夢，一個大惡夢！我夢見，我夢見她們，呵，她們……

好 再也別提她們了，她們全是些壞人！

苦 她們有錢，發了大財！

桃 她們在夢里才丟醜呢！

苦 丟醜？

桃 是的，她們被，被……(回憶) 呵，讓我想想看……

(其餘的一同醒來)

好 呵，她們醒了！

(裝扮過八仙的人急速解衣鈕，不會交出魂靈的人看她們解。)

(解衣者大慰，相互看，愈又扣好衣服。)

(各人相顧，遍身摸自己，回憶。)

(仙姑突然抬頭。)

姑 (大笑) 哈哈! 恭喜，恭喜!

(各人再驚，正式醒，相互看，回憶。)

姑 大功告成，小仙去也!

衆 謝謝仙姑!

姑 你們多是好人，好命好八字，多是有福之人! 有點小災難，小劫數，小仙多代你們禳解掉了。從此各位，就可以鴻運高照，福壽雙全了!

衆 謝謝仙姑點化!

姑 有緣，有緣! 後會有期! 後會有期! (走)

(各人送。)

姑 (回來拿黃包裹，打開。) 香錢，你們大家的香錢! 隨緣樂助，廣結善緣。隨緣樂助……

衆 廣結善緣! (各人給她錢)

姑 (爭多爭少地) 廣結善緣，多多益善!

衆 廣結善緣！(再加)

(仙姑滿意了，提黃包裏，飄一樣的飄了出去。)

(各人回來。)

(各人若有所得，若有所失地相顧，回憶。)

(有表的看表。)

(無表的張人家的表。)

(各人出鏡子照自己，端詳自己。)

(沒有小鏡子的往人家的小鏡子裏張望。)

(再相互看，回憶。)

桃 我們的八字！

衆 給仙姑燒了！

苦 你們多是好命好八字！可是我，我可憐我苦婆婆！

桃 苦婆婆，你又來訴苦了，仙姑不是說，仙姑說你……

苦 苦命的苦婆婆呀，苦命苦八字！

闊 怎麼我的八字我想不起來了！

富 我的八字，也想不起來了！

貴 我的……

嬌 我也記不起了！

（大家想，拚命的想。）

嬌 怎麼給仙姑燒了，就想不起來了呢？

貴 燒了，當然就記不起了！

闊 桃花，你去看看仙姑，快去找仙姑回來！把我們的八字還給我們！

（桃花急出。）

苦 你真的不記得自己的八字了麼？闊太太？

闊 （搖頭）……

苦 滴滴嬌小姐？

嬌 （搖頭）……

苦 富奶奶？

富 (搖頭) ……

苦 貴小姐，你呢？

貴 我，我只記得愛情！

苦 你呢？好師母？

好 我記得，我想得起我的八字！

四 你記得苦婆婆，你自己呢？

苦 我的苦命苦八字，那里會忘掉？但願忘掉就好了！可是偏偏記得！

(桃花回來)

四 桃花，你記得你的八字麼？

桃 記得呀！

貴 你也記得！你不是……(回憶夢中)

桃 我記得花會，仙姑點化我打花會。

闊 仙姑呢？

桃 不見了，追不着，找不到了！

嬌 怎麼剛一出去，就不見了，找不到了！

好 仙姑一定又去雲游去了！

富 一定又飄到那里去廣結善緣，普度衆生去了！

嬌 可是我們的八字，忘了自己的生辰八字，怎麼好呢？

貴 忘了就忘了！

好 我記得。

苦 唉，苦命苦八字，還是忘掉的好！

桃 忘了自己的生辰八字，總不好！

闊 有什麼要緊，我覺得忘掉了，才更好呢！

嬌 嘿，這才真叫忘掉了自己！

富 忘掉了自己，忘我，我們是仙人了！

嬌 對了，飄飄欲仙，飄進了忘我之境了！

貴 忘掉了八字，是不是一樣的生活過日子，有愛情呢？

嬌 這就要問仙姑了。

闊 呵，現在我知道了，我完全明白了！
衆 什麼？

闊 仙姑不是說我們有痛苦有劫難麼？我現在完全明白了！所有的一切痛苦，一切劫難多是從八字，八個字，生長八字上來的，現在仙姑叫我們忘掉了八字，我們就無災無難，跟仙人差不多了！

苦 真的？
好 真的麼？

富 對了，不用說別的，瞧吧！我們忘掉了八字的人，不是比她們這三位記得自己八字的人，更，更什麼，更這個，更那個麼？

（大家相顧，有的滿意，有的不滿意。）

（燈光變黃。）

（太陽光上窗。）

（雪壓的枯枝在雪中閃耀。）

（鮫人著第一幕的男式工作服回來了。）

鮫 怎麼？你們還在這兒？你們在這兒一夜麼？

好 你

苦 鮫人

闊 好像

嬌 彷彿

富 似乎

桃 記得

貴 在那兒見過！

鮫 你們是不是在這兒做夢！

衆 夢！

鮫 大家醒醒吧！外面鬧得天翻地覆了，你們還在這兒做夢！

衆 （各人相互看） 夢！

鮫 媽，你做了個什麼夢？

苦 嗨，別提了，還不是苦命苦八字！

嬌 鮫人，你也做夢了。

闊 我夢見你。

富 還有你的兩位朋友。

鮫 怎麼樣？

闊 好像

嬌 彷彿

富 似乎

桃 記得

好 在那兒……

貴 呵，別說了，大家別提了！夢，讓我們忘掉了可怕的夢吧！

苦 你們不是連自己的八字也忘了麼？怎麼倒記起夢里的事情！

桃 呵，我記得了。因為你們沒有魂靈，所以你們忘了自己的生辰八字！

鮫 沒有了魂靈？你們的魂靈呢？跟良心一樣的給狗吃了麼？

（大家相顧。）

桃 她們把魂靈交給別人了！

鮫 唔，怪不得這樣醉死夢生了，原來是沒有魂靈！

（大家相互看。）

（好好先生拿好幾份報紙入。）

先 （一邊走，一邊翻報紙，抬頭看大家看仙姑的床。）怎麼了？

鮫 她們在做夢。連魂靈也沒有了！

先 沒有了魂靈，還能算是人麼？那才真是醉生夢死，醉死夢生了！魂靈就是良心，沒有良心

怎麼能做好人！

好 你自己呢？

先 嘿，我，我跟蔡先生研究電氣變化，研究了一夜。

鮫 發明了什麼？

先 發明了，大大的發明：對於國家，對於大眾，非常有利的電氣發明。

衆 恭喜，恭喜！

先 哼，以後誰也不會再看不起我這好好先生了！我這科學大發明，不但是我個人的光榮，

而且是我們民族的驕傲！

好 別做夢了！

先 瞧吧，不久的將來，我的姓名，我的照片，一定會登在這些報紙上面！（對報細看，儼然是看見自己的照片的樣子。）

（大家擁上來看。）

鮫 （讀）……去年一年之中，街頭曝露餓死凍死的人屍，共計兩萬餘具……連日大雪，

昨天一夜凍死貧民兩百多人……

（大家相互看。）

闊 （打呵欠）富奶奶，今天報上什麼地方好玩？

富 嬌小姐，你翻翻游藝廣告的節目看。

嬌 （讀）……嚴令禁止投機操縱，澈查囤積居奇……取締奸商，制裁投機家……

（花公子急急入。）

花 貴小姐，我找了你一晚上！

貴 什麼事情？

花 你們還不知道完了！一切都完了！

衆 怎麼回事？

花 破產，我們兩家一齊破產了！

關 破產，我們兩家一齊破產了？

花 市場大變動，投機失敗！投機家破產！

富 這不是夢麼？

衆 夢！

鮫 大家快醒醒吧！

——幕——

完

一九四〇年一月十七日至三十日稿

